

年

卷

期

16

25

第

第



#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25 (256)

December 16, 1927

第 二 十 五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五 六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商務印書館  
精製

# 承接印刷

名片禮帖

本館精製新式名片六十餘種、新式禮帖十有餘種、紅白花素、色色俱備、紙張淨潔、式樣美雅、自鑄西文鉛字五百餘種、中文鉛字做宋古體楷書多種、均由名家範模、妍美絕倫、各界委託印刷、字體任憑選擇、取價低廉、交貨訂期不誤、

有印「名片承接印刷說明書」贈閱

## 編者的報告

本雜誌從明年起。略有變更。一方面求寄遞的便利。一方面使編者有充份的時間。撰文及選稿。改週刊爲季刊。每年出四厚冊。極力求內容的精美。決不肯徒在表面上鋪張。這是要請讀者垂鑒的。

至如對於讀者定閱等手續。大概規定如下。(一)已預定未滿期者。改寄季刊。每週刊四期。改寄季刊一期。(二)所存零款。可抵換他種雜誌。或書籍。或退還現款。聽預定諸君自便。(三)不贊成第一項辦法者。可將已付之款退回。均請各持定單。向原定處接洽。幸勿函問編者。謹此預告。(四)以後不預定。(五)季刊第一期。民國十七年三月內出版。

明年撰述人除原有唐小圃、呂伯攸、黃葉、范煙橋、諸君而外。並添請周瘦鵑、胡樸安諸君長期撰稿。

山東孫敏生先生鑒。你所問的幾個問題。現在簡單的答復如下。(一)本卷封面的題字。是聞野鶴先生題的。(二)哀情小說。佳作極少。故未多登。無病呻吟的作品。那就沒有登載的必要。(三)唐小圃先生他是住在北京。(四)「他與她」將出單行本。爲小說世界叢刊之一種。

蕪湖潘心吾先生鑒。你所要求諸名家的作品。現正在徵求中。敲詩小集。明年照舊舉行與否。現尙未定。

頃承蘇雪林女士。惠贈新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一冊。謹此志謝。

陸英先生來函。略云。頃接說界十六卷十五期。知在下徵求小說世界之函。已經刊出。但末後添加按語。拜讀之餘。自深抱媿。覺草率太甚矣。在下之詳細住址。在江蘇省、崇明縣、堡鎮、郵局內。特再奉告。若蒙不棄。請再將詳細住址爲之說明。陸英。

商務印書館

第一出版

續售預約

重印四部叢刊

本館重印四部叢刊，預約期內，交通多阻，惠顧諸君，未能及時訂購，茲特續行發售，以供需求，辦法如次。

【預約價】

連史紙 五百元  
毛邊紙 四百元

【書根費】

三十二元

【郵費】

國內各  
行省  
三十八元

【截止期】

陽曆七  
月底  
年

【樣本】

索閱附郵二分

【書錄】

每冊售洋一角

全書於兩年內

分四次出齊

第一期書一百十八種、六百零七冊、已於十六年九月出版、所印部數、業經售罄、此次續售預約、第二三四期書、出版後陸續照付、其第一期書、須俟第四期出書後半年、方可出版、合行聲明、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五期

## 目錄

□ 特刊號 □

□ 圖畫 □

日本名畫（孔雀）

清道人手寫文稿之一

清道人手寫文稿之二

王一亭先生之畫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一仙.....江石

陰謀.....唐小園同譯  
白樹田

憶琴.....退翁譯

水行車.....張慧劍

最後一次的徵求(補白).....編者

數學國(今鏡花緣之十九).....胡寄塵

關於國字的考證(補白).....范烟橋

多九公回國(今鏡花緣之二十).....胡寄塵

不盡(補白).....仇復歟

中國小說研究(九)(在時代上的分類及研究).....胡懷琛

小詩(補白).....魏維熊

金陵(補白).....前人

古今詩歌變遷小史.....編者

小詩(補白).....戴光甫

繁星(補白).....鄭影綠

蟬(補白).....前人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 故之毒血乎在源病之濕瘋

矣除驅能即液血其清丸補色紅生醫大士廉韋由

切勿令瘋濕之患盤踞於閣下貴體之中蓋患此痛苦疾病甚為危險恐累及於心臟耳倘閣下患有瘋濕疼痛或骨節酸痛或肌肉疼痛或四肢瘋痛或腰背痛楚切勿延緩亟當購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以療治之蓋此丸乃是大補氣血已曾救治千萬之患瘋濕骨痛者即極重之症亦多治愈矣四川成都電報局楊澤安先生幸而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立即治愈其來函云鄙人素患頭暈週身骨節作痛兼因職司電界十



照玉之君安澤楊

餘年來傷神虧陰積勞太甚服藥無效嗣因友人談及貴醫生大補丸功效立奏何妨購服之鄙人亦素慕此丸故即向大藥房購服一瓶則筋骨疼痛稍止繼則連服三瓶而瘋痛立除近來精神飲食較昔倍增此皆貴藥局紅丸之奇功也特函申謝然而首貴記憶者必需購服真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方克有濟尋常所謂紅色補丸影射漁利者切勿誤購為閣下之貴體計宜堅拒之當認明韋廉士真樣為要如尊處無從購買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祈即郵寄郵票大洋一元五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 奉送小書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備有衛生小書名曰名醫康健談如欲索取祇須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敝藥局原班郵奉一本可也分文不取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1)

（雀孔作氏畝寬木荒） 二 之 畫 名 本 日



品 出 會 覽 展 作 名 正 大 治 明 起 發 社 開 新 京 東 本 日  
（ 贈 攝 君 岑 綠 黎 ）

上海許錄妻宋夢仙夫人小傳

夫人諱貞姓宋氏方誕時其母夢播蓋遍滿空中  
有女子衣雲錦裳暉麗彰炳金光四照手奉玉  
簡來降於庭自言曰余董雙成也因以玉簡授母寤  
而生夫人故字曰夢仙幼挺秀容奇發弱齡七  
歲入小學過目成誦雖在童孺神情峻徹精進幼  
勤華冠儕輩又嘗春日賦詩垂髫紫衣諷詠  
清會精麗藻拔莫不釵袖讚述大為遠近所傳  
年十八嫁上海許錄亦才士時號雙璧長  
洲王韶元和江標皆負時望因與夫錄并詣門下  
執贄請業至此名譽日茂王江既沒夫人為父祭  
之叙政精洽辭旨哀惻甚重於時夫人善書畫

按清道人書法流傳甚多惟其手寫文稿則世少見者故錄之又承徐笠雲先生惠寄手寫與清道人論書長函指謫道人其

清道人手寫文稿之二

工篆刻光緒序子拳匪擾攘天下震動西北  
人民相率辟亂老弱蕭伏顛踣於道夫人曰  
裙布荆釵更無可脫遂質書畫以為振濟  
家家貴族競相乞請歎未曾有壬寅六月二十  
三日以瘵疾卒時年二十有六夫人沒時自云  
見大地光明遍於大千世界山川樹木浩然無  
礙忽變為金色蓮花神識清朗泯然奄化時  
侍者俱云室中自然香如蓮花也

許幻園先生既刻其夫人所著天籟閣以行於  
世又以夫人遺畫遍求海上諸名公題詠余為此  
傳以塞其悲乙卯七月清道人



所見甚

是將於

下卷刊

出。今先

刊道人

遺墨。將

來亦可

供參觀

也。編者

附記。

王一亭先生畫



紙破紙定容易補損人陰陽最難修

王老心



此爲王一亭先生所作。世畫甚爲別致也。



成宗法律師事務所門外左邊，排列着多少長棒短棍的一根一根的甘蔗，一塊十年多朽舊的木板，擺成一個小攤，上面除了兩盤沙田柚和七八堆炒花生之外，皆是刊牌訂價的四仙一節，三仙一節，二仙一節，和一仙一節的甘蔗堆。（註一）

甘蔗攤子的主人，是一個年方廿七八的少婦，不過伊生長蓬門，也不能享受綺羅的穿戴，只着了巴口重巴，補口加巴的舊藍布衫子，和同樣布色的小衣，脚下赤赤的拖了一雙最普通流行的木履，謂起伊的姿色，還可比這兩月間已開的桃花，在伊旁邊一把舊藤椅中，坐了伊的小孩，大約二三歲了，小孩手中還拿一節甘蔗顛顛在口中玩耍。

伊正拿了一節甘蔗來。用刀去判斷它的四仙，三仙，二仙，一仙的身價，伊想……「可憐這甘蔗，由苗而莖而熟，受了多少灌溉培養，受了多少雨露風霜……到頭來被我一刀一刀的截，給人一口一口的嚼……還要被火化成灰，這樣的大犧牲……我的身世與它相差不……」

疊疊囊囊的脚步聲音，由東至西來了，打斷了伊的思路，擡頭一看，纔是煤油行廚房的伙伴！老張。「喂！今天賣得呀！李二嫂，」老張向伊說道，

「什麼賣得呀？講話不分明，謹防捱耳光！」李二嫂含着微怒的答他。

「自然是問你的生意……哦甘蔗生意，」老張說時，順手掉出一個銅仙，往那刊盤定價的「一仙」甘蔗堆中丟去，

伊把一仙收了，又取了一仙節甘蔗來用刀削皮，又問老張……

「阿張！你們行裏還有需人洗衫麼？若有時與我送來。」

有的時候，一定要照顧你的。但我看你這般年青，何苦守這窮困？還是……」

老張說到此處，李二嫂手中的甘蔗已削完皮子？

「放你的屁！老娘自做自吃，誰也不能管我，我恨你們男人，已經刺骨了，我愛的便是這個小寶貝，他長大了便能養活我一生。」李二嫂把已削皮的甘蔗捧與老張，說着，又去撫弄那樣椅中坐着的小孩。

老張接着甘蔗在手送入口中在咬。便看來了一個很時髦的年青太太牽着一個小孩，蹣跚走入律師事務所去了，把老張驚喜得舌頭長伸，連口裏含的一口甘蔗，也落在地上了。

「阿張！滾開些！那有這樣的餓像……」李二嫂笑罵似的這樣說。

一個「媚眼」由老張丟與伊去，又各自咀嚼他的甘蔗，剛纔吃了三口，又看對門館子裏，一個丫頭端着一碗雲吞，（註二）小心翼翼的走過來了，兩隻眼睛死釘住那碗中一個一個的雲吞，似乎怕它們跳出來？

在丫頭的對面來了一個由學堂返家的小學生，挾着書包，埋頭前竄，行動間有說不出的歡喜。兩眼死釘着碗中雲吞的丫頭，和埋頭前竄的學生。走在同一直線上來了，並且快到相交點了！老張正欲從口中抽出甘蔗，騰空了口來與他們先下警告……

砰的一聲！比老張的警告先發了。丫頭手中的碗已破成幾塊擺在地上，一個一個的雲吞，也各自氣沖沖的睡在地上，然而一股可口的香氣，不問青紅皂白的鑽入老張的鼻子去了。他恨不得用手去抓兩個起來，吃下肚去，但又豈有此理。李二嫂被碗聲一驚，也暫時停止工作看着他，丫頭雙手拉着小學生，又哭又吵又不依教起來。老張以為事前警告未發，事後勸解當行，乃邁步上前說道：

「小學生細老哥只賠一毛錢去再買雲吞碗可以伊丫頭回去再拿一個補起。」

在老張心裏，以為這是折中而最公允的辦法，不料丫頭和學生都暫時停了分爭，掉頭來罵老張「混賬」，又說：「誰請你來斷理？」

丫頭又哭又說：「我的小姐要吃雲吞，這碗是在廚房王媽那裏拿的，她負了廚房什物完全責任，守防甚緊，我如何去偷得出來呢？賠一毛錢是不行的，我還要碗……」

小學生也很冒火的說道：「我家爸爸，今天下午帶我去看楊耐梅，紫羅蘭，和呂文成演三角戀愛，所以我早十分鐘偷偷下堂回去與爸爸一道，誰叫你丫頭來闖我身子，這一耽延，還遺誤我的時間，你非賠我寶貴光陰不可……」

到底老張是未讀書的人，怎樣再有法子來判斷這兩個小鬼的強詞奪理的怪案。還是把甘蔗送入嘴裏，一口一口的咀嚼，且看他倆如何下臺。

他倆一個要奔脫手回家去趕熱鬧，一個要他賠了碗和雲吞去銷上差，自然是又哭又吵起來……這時老張咬着甘蔗把頭連擺急擺，大有孺子不可施教之概。他正擺的時候，又見那剛纔挪了小孩進去的時髦太太出來了，後面想來是王律師送她。

「不要緊的，像你們結婚四五年。他因有了新戀而提出片面離婚，依法律，自然你應得種種優待……再會！」王律師向那太太分別時的安慰，

於是纔知道她是來請王律師辦離婚手續的。使用兩道眼光送那位太太轉灣至於不見了才，恢復原狀。他又想李二嫂不願再嫁，說也無蓋，那位被丈夫要離婚的時髦太太，今既沒有丈夫，我是個青年男子，我可以做她的……正要想下去，忽見一位警查來了。

「喂！老哥！你們扭着鬧什麼？」地下的破碗和灰沙的雲吞，不開言便報告了這件案情，警查問也等於不問。

還是左面公館三樓的窗門上，伸出一個美人首來喊道：

「梅香死丫頭。自己不小心，把碗闖跌了，拉着別人怎樣？那位是二少爺的同學，快快鬆手讓他回去，你自己滾進屋來。」

小學生脫手而逃，梅香哭着進左面公館去了！這案子告了結束。

老張此刻的甘蔗已嚼完了，把兩手一拍，表示與李二嫂告辭，各自向煤油行的路上去了。他想到：「今天我調戲了李二嫂，又見了細老哥吵鬧在街心，又見王律師與我理想的妻子辦離婚案。又見美人探首窗外來斷案。又見了死警查問等於零。又見……一切都只費了買甘蔗的一仙，又有吃的，又有看的。比較公司的天臺，豬圈似的戲院，化錢看那所演的假事好過千萬了！」

這時王律師事務所門前，空氣靜了，只有李二嫂。又在拿起一根甘蔗來。用刀去判斷牠的四仙，三仙，二仙，一仙的身價，她又想：

「可憐這甘蔗……到頭來被我一刀一刀的截。被人一口一口的嚼……」

（註一）一仙，指一個銅元。廣東方言。（註二）雲吞。即餛飩。廣東方言。



## 陰謀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甫同譯  
白樹田

(一) 選舉會長 (二) 討論十月二日事件 (三) 表決執行委員方比倫的建議案 (四) 討論通常會務——這是日醫學公會此次會議的議事日程。

醫生世列思托孚，就是十月二日事件的煽動者。他想要出席此次會議，所以他在鏡前，立了多時，打算在自己的臉上，勉強製造出一種冷靜平和的神色，因為他很需要這種神色。他倘若帶了現下紅漲漲的神色，或是過於蒼白的神色去出席，那麼，他的讎敵，便可以窺知他的心裏，正在張惶不安；也就容易猜到他的心裏，是很重視他們的陰謀了。他倘若能在臉上製造出一種冷靜平和，而且帶些倦意的神色，像是高出羣衆，滿不在意的一般，他的讎敵一看見，便不能不暗暗的驚服道：「他

果然來得高真比那頑強特立的拿破崙塔頂，還要高呢！」

他心想到公會去，必須比誰到的都遲。他的態度，彷彿是毫不注意自己的讎敵，又彷彿是閒暇無事，到此談天來了。他蹣手蹣腳的走進議場，無精打彩的把頭髮理了一理，便誰也不瞧，默默的坐在桌案的極端了。他的這種態度，頗像個煩悶寡歡的旁聽人微微的打着欠伸，隨手敗過一張報紙來，慢慢的誦讀……會員們，人人發表自己的意見，你攻我駁，互相糾正，大致皆以遵守會章為歸宿。衆人雖在聲色俱厲之際，他依舊是不言不語，默然看報。然而會議席上，他的名字，屢屢提起，並且提得一時多似一時，漸漸的遂成了討論的焦點。他到了此時，纔仰起愁苦疲倦的臉，望着同人們，開始發言；然而仍是不大樂意的樣子。

他說道：「我現在迫不得已，不能不發言了……我是沒有預備的，我的演說詞，或許不能十分通暢，這是要請諸君原諒的！那麼我就開始演說了……上次開會，頗有幾位我們很敬愛的同人，對我大加攻擊，說我在會議席上的舉動，與他們的願望，大相違背，要求我出席答辯。我當時認為無答辯的必要，並且妄加人罪，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僅僅的請求把我從會員裏除名，可就走開了。誰知到

了今天，這事情越演越新奇了，竟又給我加上新罪名了，我實在是因爲受辱難堪，在勢不得不辯解一番了！那麼，我就略微的辯解辯解罷！」

於是她一邊漫不經心的玩意鉛筆或表練，一邊說道：「諸君總是怪我，有時在會議席上，提高了嗓音，叱斥自己的同人，不管有無旁人在座。不錯的，我實在有一次，在會議席上，當着衆醫生和衆親族的面，向一個病人問過：「這是那個糊塗東西，給你在藥方上，開的鴉片？」我們歷來會議，不發生事故的時候很少，這是因爲甚麼呢？可以說原因很簡單，就是在會議席上，永遠使我非常的喫驚啊！那些同人們醫學程度之低，令人難以想像。雖然在城裏有三十二名醫生，然大多數全是程度甚低，他們的知識，比任何初級中學的學生還不如。若教我舉個實例，也很不難。會員們相處，自然應當互相尊敬，但是這會議席上，全都是自家人，原無須忌諱，爲不講客套起見，大可以直呼姓名。譬如我們最敬愛的同人方比命，曾用探針，探過官太太謝列日其娜的生殖器，這是誰不知道的呢？」

方比命一聽，立刻跳了起來，拍着手嚷道：「同人！這是你幹的！並不是我呀！是你！我可以給你證實了！」

世列思托孚卻不睬他，仍舊接續着說道：「我們最敬愛的同人日拉，曾誤認女優謝米拉米基娜的腎臟，以爲是肉疣，竟給她扎了一針，因此很快的便成了渴睡病，這不是人所共知的嗎？還有我們最崇拜的同人別思特魯闊，尤其令人詫異，他本來要給人家剝去右腳上的病指甲，卻把人家左腳上的指甲剝掉了。還有一件軼事，也是不能不說的，就是我們最親愛的同人切哈里煙茲，他竟能那樣的熱心，給一個名叫伊瓦諾的兵卒，用導尿管往外導尿，卻把那兵卒的兩層鼓膜都弄破裂了；還有一次，他給一個人摘牙，並沒把想摘的牙摘去，反把那人的下顎骨給摘脫了，直等應允賠償人家五個盧布，纔把這件事遮蓋過去。再者我們最敬愛的同人庫里岑，娶了藥房主任哥魯梅爾的姪女爲妻，卻聯絡起來，時常同盟罷工，這不也是大衆所曉得嗎？還有我們會裏的那位青年秘書司郭羅拍里切雷，竟同我們最敬禮的會長普列賀切里先生的夫人私通往來，這不也是人所共知的嗎？……我本來是說同人們的學識淺陋，卻不知不覺說到道德上的罪惡去了。說說也好，這道德，正是我們的弱點哪！諸君！我們不講客套，還是直呼姓名罷！我們最敬愛的同人普茲爾郭孚，曾在陸軍大佐的夫人特列思琛喀的命名日宣言過，他彷彿是說：「同我們會長夫人暗中鈎搭的，並不是司郭

羅拍里切雷，卻是我。」誰想到這位大膽誣人的普茲爾郭孚就是我去年親眼捉住的那位先生，他會同我們敬愛的同人紫諾畢士的夫人，秘密交歡。現在提到紫諾畢士，順便就說說紫諾畢士能紫諾畢士，是享有盛名的醫生，但是他給女太太們治病，還不能絕對的見色不迷，這不是你罷？紫諾畢士，因貪圖豐厚的妝奩，娶富商之女爲妻，這不是你嗎？紫諾畢士！紫諾畢士！還有一位，就是我們一般所敬禮的會長普列賀切里，他也不是沒有秘密的歷史。他曾暗暗的採用「郭美窩拍齊鴉」治療法，（譯音。按這種治療法，是因爲用的藥量過少治好一種病症之後，卻又引起類似的他種病症來。）並且祕受普魯士的金錢，替普魯士作間諜，普魯士的間諜，這不反叛大逆嗎？」

醫生爲炫耀自己的學識和辯才起見，照例是要說兩句拉丁話的；世列思托孚尤其當行出色，他不但能說拉丁話，並且法國話，德國話，也能一齊說來，——都能說得圓滿流利。他既搗穿了衆人的假面具，又道破了衆人的陰謀，使他們的隱情畢露。無可掩飾，所以弄得會長，懶怠搖鈴，弄得同人們，全都起了坐，揮着手，呼喊不止；並且弄得猶太教的同人們，聚在一起「噶啦」『噶啦』的私議起來。

世列思托孚卻像不聞不見似的，依舊繼續演說：「若講到本會的自身如果仍照着現在的組織和章程進行，那是一定要瓦解的！何以見得呢？因為本會是完完全全的建築在陰謀的基礎上！陰謀！陰謀！陰謀！我也就是被萬惡的陰謀所犧牲之一人！我特為盡我的義務起見，發表意見如下。

他於是把他的意見，滔滔不斷的演說起來。他的同黨，就乘這個當兒，又是拍手喝采，又是擦掌摩拳，以壯聲勢。就在這雷聲轟轟，不可思議的嘈雜聲中，忽然要選舉會長了，方比命和克某，都很堅決的主張普列賀切里連任；但是羣衆和善意的醫生們，卻都怒叱他們，高喊道：「不要普列賀切里！我們要世列思托孚！我們要世列思托孚！」

世列思托孚便應允擔任會長的職務了；但是附了一個條件，必須使普列賀切里和方比命，對於十月二日事件負責，向他謝罪！在這個當兒，又起了一陣不可思議的喧譁，那些猶太教的同人們，又都聚在一起，「噶啦」「噶啦」的私議起來；結果鬧得普列賀切里和方比命，心慌意亂，失了主見，竟自請退會，解除會員的資格。好了，就這麼通過了罷。

世列思托孚作了會長了，他首先辦的新政，就是廓清阿富基耶屋的馬廄；（譯者按，阿富基耶

屢爲古代神話上的一個國王。據說他有一個馬廐，養着三千多隻牛，足有三十年之久，未經打掃；後來竟爲一個名叫哥耳苦利司的，在一日之內，打掃得乾乾淨淨。於是紫諾畢士除名了，切哈里煙除名了，就是那些可敬可愛的猶太教的同人們，也都除名了。對於自己的同黨，他另是一種辦法，到正月以前，這會中不留一個陰謀份子。對於會中的醫院，他首先派人油飾診療室的牆壁；並且懸一個牌示：『禁止吸煙；』隨後就把男醫助手和女醫助手，一齊趕走；並且頒下一種命令：以後一切藥品，均歸賀鴉查木布管理，不再由哥魯梅爾經手。所有院中的醫生，若是沒有他的監視，不得實施一個外科手術。然而最關緊要的，是他的名片上，要刊刻『H醫學公會會長』幾個字了。

世列思托孚立在自己家裏的鏡前，正在這樣的幻想，忽然壁鐘敲了十下，這纔提醒了他，該到公會去了。他從甜蜜的幻境中，回醒過來，便連忙使自己的臉上，顯露冷靜困倦的神色。孰料事與願違，殊堪浩歎，他越要他的臉現出冷靜的，有趣的神色，他的臉，越不聽他的命令，卻現出陰沉的，愚蠢的神色，好像受了凍的狗囤子一般。他越要教牠端莊凝重，牠越葳蕤得難看，反現出狐疑不決的神色來了，他此刻又覺着不像個狗囤子，倒像一隻鵝了。他垂着眼皮，眯着眼睛，嘔着兩頰，蹙着額紋，簡

直的弄成了一副「令人欲嘔」的狀態，所得的結果，殊與始願相違。這或者因為他的臉，生成就是如此，無法救治，也未可知。很狹窄的顴角，真不壯觀；小小的眼睛，不住的亂動，頗像個狡猾的蕩婦；向前突出的下頰，難看異常；至於他的兩頰和他的頭髮，那更不成個樣子了，彷彿剛從球房裏，被人趕出來的一般。

世列思托孚越看自己的面貌，越發氣憤，他真氣急了，他幾乎疑惑他的臉，也有意和他反對，有所陰謀。他來到外間房裏，去穿衣服，他看見那皮大衣，套靴，和帽子，也都像對他各有陰謀，不懷好意似的。

他走到街上，喊了一輛車，對那車夫說道：「車夫！拉我到醫院！」

他想給兩個哥里萬片克（俄國的貨幣）那陰謀的車夫，卻一定要一個赤特維塔喀。（俄國的貨幣）他乘飛飛快的馬車，一走起來，立刻就有料峭的寒風，削他的臉面，紛紛的雪花，眯他的眼睛，那匹馬，行到中途，也忽然躊躇不進，彷彿全都不約而同的，對他施展陰謀！陰謀！陰謀！陰謀！（完）

酒芬樓精印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 宋人小說

|         |     |      |          |      |          |          |          |          |          |          |          |          |          |      |
|---------|-----|------|----------|------|----------|----------|----------|----------|----------|----------|----------|----------|----------|------|
| 蘇黃門龍川別略 | 稽神錄 | 玉照新志 | 齊東野語     | 梁谿漫志 | 老學庵筆記    | 氏聞見錄     | 邵氏聞見錄    | 河南聞見錄    | 春渚紀聞     | 涑水記聞     | 歸田錄      | 燈下閒談     | 唐語林      | 世說新語 |
| 蘇轍      | 徐鉉  | 王明清  | 周密       | 費昶   | 陸游       | 邵博       | 邵伯溫      | 何薏       | 司馬光      | 歐陽修      | 佚名       | 王隱       | 劉義慶      |      |
| 四角      | 五角  | 四角   | 四冊<br>二元 | 五角   | 二冊<br>五角 | 三冊<br>九角 | 二冊<br>七角 | 二冊<br>五角 | 二冊<br>九角 | 二冊<br>二角 | 二冊<br>二角 | 四冊<br>七角 | 六冊<br>七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捫蝨新話     | 雞肋編      | 鶴林雜記     | 青箱雜記     | 東原錄      | 隨隱漫錄     | 投轄錄      | 嬾真子      | 珩璜新論     | 澠水燕談錄    | 石林避暑錄話   | 塵史       | 默記       | 脚氣集      | 東坡志林 | 仇池筆記 |
| 陳善       | 莊季裕      | 吳處厚      | 吳處厚      | 陳世崇      | 王明清      | 馬永輝      | 孔平仲      | 王闢之      | 葉夢得      | 王得臣      | 王銍       | 車若水      | 蘇軾       | 蘇軾   |      |
| 二冊<br>六角 | 三冊<br>五角 | 三冊<br>一元 | 三冊<br>一元 | 二冊<br>二角 | 二冊<br>二角 | 三冊<br>三角 | 二冊<br>五角 | 二冊<br>六角 | 二冊<br>四角 | 二冊<br>三角 | 二冊<br>二角 | 二冊<br>五角 | 二冊<br>二角 |      |      |

## 夷堅志

宋洪邁著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元  
毛邊紙印定價十二元

# 棕欖霜



臨行之時薄施此  
 霜於面頸手臂不  
 但週身香氣撲鼻  
 並能保護皮膚避  
 免風日之侵損洵  
 艷容妙品也

售出有均店貨百處各  
 號三第路東廣海上  
 司公欖棕



# 憶琴

The Violoncello.

原著者卜來他斯古 福伊諾斯底

譯者 J. A. Bratesco-voineschi.  
退 廬

當我走進雜物倉時，裏面堆滿了各種的廢物，我的眼光所注集的東西，第一件就是個大提琴，兩根斷絃愁慘慘的垂在一傍，牠的絃馬扭歪着，橫臥在室之一隅，積滿塵埃，無人過問。我便走向其處，拿手指輕輕一敲牠的回音返響的肚腹；心裏忽有所感，情緒頓生。我試欲將其排遣開去，在室中踱來踱去，追溯我的來意；然而爲那縈繞着提琴的記憶，費了我許多心力；這個當兒我的心思全部給那提琴佔滿了；尋索了好一會兒，還是徒費工夫，終無端倪。我便回身出室，方跨門檻，驀地裏記起我爲何而來的緣故；就是爲那放在門背後的釣竿和魚絲呀。我就拿起來，直往河傍去了。——正當那浮子在水上跳躍的當兒，我便索性再去從細回憶那過往之事了。

四十年前，這裏所聽見的音樂和我家一樣繁盛的，寥寥幾家而已；除了我父覺雅好音樂，而又自己不能彈唱之外，所有家中長成的人們，無一不是個音樂家了。吾母奏鋼琴，伊的一個妹妹便唱和着；伊的一個弟弟奏胡琴或伐烏林時，第二個亞力山大母舅便嘴裏哼着吹着那散漫的樂譜，或合唱的歌曲，或合奏的樂調，從頭至尾，一字不差，我相信他還能穀迴環顛倒而唱哩。每星期兩次，一定不易的，我家有些老朋友在一個房間裏，打那五十二張的威獅紙牌爲戲。接近房間那所小客廳，便奏弄音樂；就是在這個地方當我很小的時候，我曾聽過鄧蔑突拉徐佛老利士古唱他的「詩台綠紗」，奏着鋼琴自相合和的。我輩小兒女在這些奏弄音樂的夜晚，也得預會，不加禁阻的。我們安靜靜地躲在一隻角落裏，守着規矩，不敢妄動；一因受制於女師所發的警戒；一因受制於音樂所操的感化勢力；這種勢力，雖最野蠻的走獸也能使牠馴伏啦。此外還要受制於亞歷山大母舅導演的手勢；他是個音樂指揮，我們很仔細地跟隨着他那不中節度的行止哪。兒女當中至少會有個把學奏一種音樂；那是自然的事了。無奈吾母因想起伊兄弟所遭的命運來，心裏害怕，對於這種提議，便竭力的反抗。這個兄弟本是出外留學法律的，及至離家五年之後回來，他沒有養成執行律師職

務的資格，卻趾高氣揚地張掛着法國音樂學院頒給他的一張證明他堪充胡琴教師職務的文憑。他在布查賴士（羅馬尼京城）不能博得當時富貴家夜宴的賓客底歡心，所以好久之後，他才得着差委充任烏爾丹尼亞省某縣的知事；嗣因政府變更，被遷別縣，迫于降受縣丞之職了。他與一個貧家女結婚，恩愛殊篤，兒女成行。在這個時代，我已經說過了，他正在困難中度日，肩着大家庭的重擔，守着那深入內地的縣丞的瘠缺。吾母且斷言，所有這種煩惱實由音樂所致；恐怕與伊兄弟同樣的運命又落在我輩當中一個人身上；伊便不許我們任那一個行近一座鋼琴傍邊，或按一按一片琴葉子了。伊回駁我們和家裏其餘的人底抗議，說道：「一切不可作音樂家；美術足以奴隸人，而又銷磨男子的丈夫志氣，使成女子性情。我雅不欲吾弟倪高拉司所遭遇者，復見之於若輩；如果必欲仍學音樂，則若輩來日方長，大可先完其學校之教育。」因此之故，在如此一個樂師濟濟的家庭內，我輩中連學弄口琴的人竟無一個；然而我本身卻是不容易完全逃免於美術之學的；倘若禁我於音樂，我便專攻文學了。而且未習音樂爲我生平一大缺憾，因爲無論爲是爲非，我總見覺得音樂這樣東西，乃是生命所能賜與我人最清高的幸福底根源啦。中年的時候，已經覺悟人在世時，應分捱受

幾許痛苦和擺脫幾許幻象之後；那「爲何此世界存立」之痛苦的問題，逼問着我的心時，我便告訴我自己說，那世界的存立別無宗旨，不過經由千萬顆縱橫宇宙間的星宿之程途，生出各種聲音來，共同組成一個偉大而奧妙的合奏罷了。這個思想固然含着孩子氣的，但牠卻默示我的向隅自恨，不能從一種樂器上拉出和協之聲音與公衆和合；我這個悔恨盤踞胸際多麼深固啊！然而一切樂器之中最得我心，使我至樂的，就是大提琴了。大提琴底聲音對於我，可謂極聽官之娛的，一若長庚星底燦爛光華極視官之娛無異。或者爲着這個理由，我常聽提琴時，不能不聯想到那長庚星底光華。正如觀賞那長庚星，不能不聯想到那提琴悅耳之音一般。我愛好此琴之篤，竟至對於無論多大一班樂隊所奏一切別種樂器，我能在審辨中悉屏度外，置若罔聞，單獨傾聽那大提琴，而不爲他樂所亂。我屢欲買一個提琴，怎奈手中常有別事做着。那末日復一日地過去——直到九年前才遇着了鼓腮。這位鼓腮先生是個提琴師，——貌醜而蠢，蠢到極點，爲我生平所未遇見過的。他的姓氏本是鼓腮 *Castro*，（頸喉腫大之義，生此病者，人必變爲愚蠢。）姑勿論他的父母以此爲姓相當與否；若論他生成的樣子卻與鼓腮名實相符的啦。鼓腮口吃，發言十分艱滯，甚至要比別人三倍那麼

長久，才能發表明他的意思。而別人對他說一件事，也必須三復其言，然後才能使他明白。人乘着他張口發笑時，不顧性命地窺看他的喉嚨深處，究竟是真害着甲狀腺腫病不是。是的，然而他奏弄大提琴啦；況且奏得不壞哪。他奏的無意識，而又呆笨庸俗的小調兒；叮叮璫璫，也很好聽。但其重要之點是在於領會如何持琴，如何運音。嗣後我看出他能讀樂譜，便給他買了幾本什麼“*Ave Maria*,” “*Traumerei*,” “*The Giorni*”等等……他居然學會了，奏得很好。我於是自愧之心猛然而發，覺着委屈難過得很；我便撫心自問「如此醜拙的琴人且懂得奏弄之法，而我倒不能，可有此理麼。我能略作圖畫，我能善打檯球，我可算是精巧的了，豈有如此庸夫俗子能般學得，而我就該派及不上他嗎。」翌日，我不再來曠廢時光，一脚奔往布查賴司找尋我的一個當琴師的朋友。我告訴他，我要贈送一個提琴與人，及要他替我揀選一個。事有湊巧，再好沒有了；他知道求買一個價廉物美的舊器之處。那末我們走到一條小小偏巷裏，一爿製造提琴的店，吾友提起那琴較準了音，又將幾個音階和急絃試驗之後，便爲我奏了一曲。那音調直入我心，痛快異常。蒼天呀，提琴在那承塵低矮的斗室裏發出音韻來多麼好呀！當我傾聽之間，一顆多麼燦爛的星在我眼前大放光明……我當即付

給那琴店主一百五十枚佛郎，他便將琴放入匣子裏，包裹完好；我又買了些絲絃、松香和一本皮亞底 *Piate* 所著的「提琴奏法」，我承認那天晚上回家時，滿心歡喜，那種快樂與高采烈，較勝於放假出校的時候，甚或乍聞我已得着大學學位的時候所感覺的啦。我幾乎吃不下晚餐，其時雖已夜深，我兀自抱了我的琴，展開那琴譜，依着譜中的教授法，坐在大鏡面前，防着那琴馬安得不平整，又不用左手，以便單學執持琴弓之法，我開始奏弄，一時用這條絃，一時用那條絃，輪流習練。吾妻從隔壁房內頻頻喊道：「啊，吾愛，停罷！停罷！停罷！等明天再玩罷！」但我仍然玩下去，卒至她央求到第十次之後，看見那時鐘已經兩點，我才肯上床就寢。第二天我便開試那琴上的音階，解決牠的效用；誰知我的真實困難由此而生了。那天雖然竭盡心力，抽弄那絃，終于弗能成聲，不堪入耳，那隨後的日子，也是如此。那絃上拉出的聲音，竟如蜂蠅喧鬧，或兩物相軋，或發嘶噴氣一般。終是這樣就完了。我心裏以為這件樂器，當回家時，也許在路上受著損傷了，我乃着人往請鼓腮來。他一見了那琴時，他便張開大嘴站着估量一番，見得他自己那個鍋子般的大肚式而殘破的提琴，和這件精緻的樂器，其間並沒有什麼共同的東西。他便提起琴來，抱在臂膀上仔細審驗一番，然後奏起個亞夫麻里的

曲子來了。傾聽那絃子在他那長滿了汗毛骯髒的手指底下徐徐震動，或抑或揚，覺得奇妙得很。等到把我所給他全數的曲名奏完了，他乃舉手加額，臉上呈出極端讚許的神氣，同時嘴裏還吹出一串感嘆的腔調哩。末後再三從提琴一方轉過眼來對我看，又從我一方轉過眼去看看提琴。他央我賣了給他；因為他告訴我，任什麼我都可作，但總學不會運用這個琴。既聽過從他手中那件樂器所發出的妙音之後，我察出他斷言我終不能學奏此器時，詞色之從容閒淡而又直截了當，使我猝受刺激，焦急忿懣，即欲求上帝赦宥，讓我拿東西擲他的頭了……我於是決志犧牲一切，從事於學我的提琴了。我一有了空閒的時候，第一抱着我的樂器，惹得一家人都厭惡我。任在什麼時候，他們一見了我走向那件東西的所在，他們的眼睛便露出一副憎厭着害怕的神氣了。事實上，他們并不錯，我卻委實叫他們難堪。盡我心思所能及的法子試行做去，終是勞而無功。我置身大衣鏡的面前，以便保持着那琴弓的地位，亦無效用，我拿松香磨擦絃索，直至擦完了，亦無效用；我盡力壓迫着那絃索，亦無效用。我把絃馬移高移低，更換新絃，加上橄欖油，一概試驗都證明了枉廢心力。我從那個樂器上拉出來的聲響不成個音調，竟是各種聒耳的鬧聲，直叫人頭腦完全破裂罷了。我心裏付

度，或者因為音階上的單音獨調所致，我便試拿平日所習練的課藝來試驗，但越發見得不好了。原來那些課藝，當吾妻在鋼琴上按譜發音，極為和翕，一經施之於我的琴弓上，便覺難聽，不堪入耳，好像那被絞之獸臨死的呻吟，悲哀淒楚；又像那荒僻人家守門之犬報告凶信，狂吠怒嗥。我便退回來，審察那個琴的道理，兀自垂頭喪氣，反躬自問道：「難道這件器具在鼓腮手中發出聲來這麼好聽，偏在我手中便能作貓喊狗吠豬叫等聲，這麼討厭的嗎？」我每次遇見鼓腮他必帶着懷疑的微笑和永遠的吃口問起我來道：「噫……噫……那……那……那個提琴？」我聽了這話時，便老羞成怒起來了。後來試盡方法，歷遷他室，甚至移入馬房，避免家人的聽聞；嗣又自悟年已四十，手指僵呆，始習提琴之愚念；然後才把那琴拋棄，而闔家的人為之大脫苦難，恢復安靜了。然而有一個動物，他倒寬容——我說什麼？——他倒贊成我的奏弄呢。這是個微小的動物，僅同一粒粟麥那麼大；我總查究不出牠從何而來；我在屋裏細細地四處搜尋多少次數，終無效果；然而無論何時我奏弄那琴，牠便在那裏貼近我的樂器。有一回我的理想，以為此物就住在那琴的本身，被我的奏弄所驚動，走了出來，等到我奏罷了，然後再回到牠的住所，這是牠習慣了的。但是這個理論實在沒有根據啦。

我如今思想的傾向，以爲這個動物，當是生活在那地板縫裏，而我的琴聲不去驅逐牠，卻把牠吸引得來了。有時牠竟會來繞着那琴脚而行；有時牠站着不動，專心傾聽。我一定認爲有一種聲音似乎驚擾那蟲的。我的B字低半音階，發音非常的粗大可怕，使我那位小聽客每次站着，都持着那自信無錯的糾正的態度。無他，我的音樂使她喜悅，那可無庸疑義的了。牠是一隻小巧而溫和的昆蟲，穿了一套甲冑般的衣服。吾母說過，音樂軟化牠的。牠任由我拾牠起來，在我手指走上走下。有時我拿顯微鏡照着牠看，見牠並沒有腳爪，又沒有強硬的下顎。牠不能傷害人的。真話講，就算牠有危險的性質，我們倆也應保留着友誼啦。祇要想想牠是贊成我的琴藝唯一的生靈呀。因爲不曉得我的小朋友的名稱我便加牠一個「洗禮的名字。」叫做「貝弟」我常常叫全家的人來看他：「貝弟已經來了！」有一天我向昆蟲字典裏檢查他的說明。原來他在木料中度活，這個苦惱的孩子，有三個長兒的臘丁文名稱，雖然印成最小的字體，卻填滿了比他的身體七倍那麼長的空位啦……啞，是了，任到什麼程度，總算世上有一個動物爲我的顧曲知音；雖然如此，但我不能強迫我全家的人都學我任勞任怨，以求一隻甲蟲快樂呀！兩年之前，我已忘記我的怨恨了，我想把那提琴送給鼓腮，適

遇他的一個同夥，我便托他叫他來見我。「唉，苦惱朋友，他死了一年了！自從那個時候起，這個提琴便橫臥在雜物倉裏，居處於其餘的陳舊廢物之間……就如目前臥在一隅，兩根斷絃愁慘慘的垂在一傍，積滿塵埃，無人過問的樣子，使我不勝人琴之感了。」

是篇爲諷世小說，言一老人，偶睹遺琴，追懷往事。自述一生酷嗜音樂，惟其母鑒於舅氏好美術而荒正業，嚴禁兒曹步厥後塵。奈其幼稚之時，早已好琴成癖，牢不可破。嗣遇一村夫名鼓腮者，口吃項腫，貌極陋拙，而獨工奏提琴，以爲彼蠢然之物，且能工琴，敏慧如我，反不及耶？乃購琴自習，朝夕研究，無如缺乏師資，終無所就。方其習練之際，家人掩耳避之，已亦無地自容，乃有蟲焉，聞樂起舞，每遇不中節處，輒爲糾正，若爲知音也者。著者之意，殆假此以諷世歟？志因玩物而喪才，以貌取而差，學無師資，終難收效；炎涼世態，難遇知音，觀此益信。 譯者附識



## 水行車

張慧劍

一三三六

有一件玩意兒。凡是到過北京的人。部可以承認他是一種有意義的消遣。什麼呢。聽戲。

我在北京的那半年間。京中的戲。恰在中興時代。什麼余叔岩梅蘭芳。各牢守各的地盤。也像軍閥搶地盤一樣的上勁。余叔岩在新明戲院。楊小樓陳德霖白牡丹。一般人都跟着他唱。梅蘭芳在開明戲院。跟着他的。又另有王鳳卿尙和玉郝壽臣一般人。其中開明靠了梅蘭芳的臉蛋兒。新明靠了余楊和陳德霖的老牌子。倒也掙得個旗鼓相當。此外還有什麼三慶園中和園。抬上一兩位在北京只算二路貨在上海卻是一等名家的角色。分頭演唱。也自如如火如荼。連最無出息最無道理的城南游藝園的京班戲。也有雪豔琴杜雲峯這幾位娘兒們在那裏撐場。那時北京的戲。當地人雖然唉聲歎

氣。極言其江河日下。而在我們這些南邊人。偶然去領略一番。總不能不說一聲「熱鬧。」

我在Y報館編附張。比起同館的諸位同事來。總算我的職務最蕭閒。所以一初無條件的娛樂事件。都被我搶了個先著。新明開明和游藝園的免票。差不多十天有九天。是裝在我荷包袋裏。一到晚上。編輯室裏就找不到我的人影。同事某君送了我一個「無事忙」的綽號。我也就居之不疑了。

某一日晚上。——日子已記不清楚。只記得是在六月裏。——天氣非常悶熱。我吃過了晚飯。看了幾頁穆勒名學。只覺心裏悶的慌。打開報紙。向廣告欄一瞧。開明戲院今晚正排演什麼薛瓊英。是徐碧雲自排的新戲。原來那時梅蘭芳已歇夏。開明另聘坤伶孟小冬馬豔雲等出演。而徐碧雲以梅蘭芳妹婿的資格。每星期也在開明登臺一次。專以薛瓊英綠珠無愁天子幾本新戲。吸引觀客。我聽戲雖是個大外行。但這些非驢非馬的新戲。卻也誘惑我不着。可是在這如坐蒸籠的夏夜裏。終竟應當找一點兒消遣。經過了一番猶豫。便雇了一部洋車。直奔西珠市口開明戲院來。在票房裏換過票。坐了不上十分鐘。只見譚富英歪歪斜斜。從幕後跑到臺上。大嚷了幾聲。我不懂他是唱什麼。而看他

那一付窮形極相。先打斷了我若干興頭。我暗想：『去吧。城南遊藝園去。』走出開明戲院。一直向西。在香港路轉一個灣。到了城南游藝園了。

這樣果然空氣好些。比較的確能令人感覺身體上的涼快，便在電影場吃了一開茶。耳邊聽得大戲場裏鑼鼓喧天。熱鬧非常。天生我是一個獸瓜。不配聽什麼老鑼老罐。倒是那些捉對兒厮打的戲。最容易鼓起我的興致。我暗想：『去吧。大戲場去。』跑到戲場裏一瞧。東西兩欄和正面的幾排客座。全塞滿了人頭。那一股悶蒸的氣味和熱辣的汗臭。幾乎將整個的我都溶化了。我站着看了一會。杜雲峯剛唱完金鎖陣。幕後跑出一個穿了一身紅衣的小娘兒。扭扭捏捏。上前唱了幾句。繡幕的電燈一明。照出雪豔琴的幾個大字。一片嚷好聲。登時如深夜狗聲般的發作起來。我冷不防吃了一驚。不願意再看。忙跑出戲場。方待再到電影場去啜茗。耳邊忽聽到一陣花拉花拉的大響聲。賣雜貨的走廊上。立了無數的人。原來天下雨了。——並且雨下得很利害。

最初我並未察覺這形勢的嚴重。不過很奇怪雨來之驟。隔了半點多鐘。我在走廊上。來回的踱方步。實在踱得厭煩。便取出錶來一看。啊。十一點半鐘了。再看走廊上人數已漸漸減少。『怎麼辦。怎

麼回去。」立刻成了我心上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對於住雨。已告絕望。而對於雇車。又感覺煩難。原來游藝園門前二十碼以內的地方。有巡警在那裏看守。絕對不准洋車闖進來。即使下雨。也不肯破例。在這樣的大雨之下。誰能跑二十碼路去覓洋車。尤其是我。尤其是懦弱的我。——

夜漸深。雨益大。各處的游藝。都先後的停止了。只有戲場。還有一齣戲未唱完。場裏的人已擁擠得不堪。把這許多人的心理分析開來。恐怕大多數是抱了消遣一會。恭候雨止的念頭。我想了一想。「老在這裏等。也不是事。不如到大門外去看看形勢。」

出了游廊。直到大門口的小方廳上。從這裏看門外的雨勢。比什麼還可怕。二十碼外的洋車。半弧形的包圍着我們。我們固然是望洋興歎。他們也是束手無策。這種難堪的情味。不輸似牛郎織女之隔河相望。再看廳中和我處於同一困境的人很多。三個一簇。五個一團。全用無聊的臉色。不住的向門外張望。偶然有一兩聲談話聲音。也被狂暴的雨聲壓住。低微到聽不見。我留神一觀察。去我立脚處不遠。有兩個包裹在珠光氣寶中的貴婦人。她們似正等待什麼物事。正等得不耐煩。不住的搓手發急。靠近這兩位貴婦人身邊。是遊藝園唱大鼓的幾個歌女。也團聚在一處。噥噥嘈嘈。似乎正商

量履一部汽車。送她們回去。還有一位昂然道貌。嘴下蓄小髭的官僚式的人。卻自得其樂的拿了一張晚報。湊近電燈底下閱讀。

幾十分鐘後。遊藝園門口。連續來了幾次汽車。嗚嗚的叫着。那貴婦人。大鼓場的歌女。道貌岸然的小官僚。先後的去了。他們臨走時。總是一樣的用驕傲的眼。向留滞在廳上的人掠了一下。似乎說。「少陪了。」這些無汽車可坐。而又被警察先生將他坐洋車的公權褫奪的人。只好癡楞楞的。看着他們悠然而逝。想不出什麼解嘲的方法。

雨勢依舊很狂烈。夜深的涼氣。也漸漸加重。於是有幾個耐不住這夜涼而比較的有些勇氣的人。踉踉跄跄。跑到門外。自雇車自去了。我實在等得焦燥。也想出去自雇洋車。忽然一個髒得不堪的小孩。拉了我衣角說。「先生。到那裏。我去替你雇車。」我大喜過望。忙道。「香爐營二條。」小孩聽了。又鬼寂寂的跑了開去。不一會。撐着一頂破傘。遮了我去上車。我一雙脚。在水裏划了二十多碼路。纔和落水遇救一般的搶上了車。給了小孩十幾枚銅元。同時又接受了車夫向我提出的條件。「先生。車錢給我一百大銅子。少了我可不拉。」

上面的雨。花拉花拉的下着。車夫脚下的水聲。也花花的響個不住。我早已將長衫脫下。軟草帽卻摺成一個扁扁的樣式。都拿來藏在臂肘下面。車篷外還不時漏進些水點來。我也管不了許多。眼看電燈竿上的燈光。似乎更幽寂可怕。車子穿過虎坊橋。直入陝西巷。折進韓家潭。打幾處小班門前經過。見那些燦爛的汽油燈。也不似平日的煥赫。又走了百十步路。到了南新華街了。

這裏的地勢最卑下。故此蓄積的水也比較別處深。車子走到這裏。只聽車下的水聲。花花的響得更清爽。不時的又聽見車夫叫苦似地說道。先生水。淹到我膝蓋上來了。直似一片海。——『我大膽的將頭伸出去一看。微黯的前途。果然白茫茫的似一片大海。在車燈的光力所照到的周圍地方。看水勢和波浪一樣的。顯現出一種漩紋。車夫走得很慢。並且很小心。我只好這樣的安慰着他道。『慢慢兒。不要忙。晚一點到也不礙事。』

此時我忘了我是坐車。直疑我是乘了一葉小舟。飄蕩到江面上。恍惚的使我想起了兩年前從新堤舟行至寶塔洲的一夜。……腿上害了溼瘡。在新堤沒有好醫生能醫治。朋友們介紹了寶塔洲的一個醫生給我。我便在當晚。雇了一隻小船。急如星火的去移樽就教。船很小。無篷無帆。只有兩個

舟子。用兩支槳努力的划。我倒臥在牀板上。看天上的星月。亮晶晶的照着我。一種偉大的精神。好像一個母親擁抱着她的愛子。此外一切。都在黑暗中。冷靜中。除了清逸的水聲。什麼也聽不見。偶然來幾陣江風。其涼徹骨。身上有說不出的快感。行行重行行。大約划了約有數十里路之遠。纔有前面一簇森森的燈火。破裂了江上的純靜的黑暗。這些燈火都是板板的懸掛在那裏。而從這小船中看來。竟好以飄浮在什麼活動的物事上……

我癡想到這裏。方待在心裏下一個『到了寶塔洲了』的肯定。忽然那車夫回過頭來。大聲的詔告我道。『到了香爐營二條了。在什麼地方下車。』

我和夢醒一般的。又將頭伸出去看。只見縱橫的兩線組織成的一種霧幕上。輕濛濛的透出一道白光。在二十碼外。我看見了Y報館門首的那一盞白磁罩的破電燈。

### 最後一次的徵求

(編者)

如臬黃少白託徵求本雜誌第十六卷第八期。酬紫羅蘭一冊。後至者退還。寄江蘇、如臬、通泰鎮、黃少白收。

孫敏生託徵求本雜誌十五卷一期、十二期、十四期、三冊。酬相當書籍或郵票。寄山東、濟寧、振業火柴公司、總務處、孫敏生收。

趙蔭桐託徵求本雜誌八卷一期。酬洋一元。後至者退回。寄奉天、懷德縣、泰和隆、趙蔭桐收。

常道正託徵求小說世界第七卷第四期。以郵票(一分的二角)或哲學雜誌(北京出版有胡適之梁任公著作)二冊爲酬。寄南京城北將軍廟六號常道正收。(徵求自本期起取消。以後概不登編者附白。)

## 數學國（今鏡花緣之十九）

胡寄塵

多九公等離了聾公國，又走了幾天海程，到了一處。看看情形，和聾公國差不多。也是離海岸不遠，有一道城牆。多九公道：「莫不是又回到了聾公國麼？爲甚麼和聾公國沒大分別。」

江村立在船頭上，看了一看，說道：「多九公！不對。這城牆，沒有聾公國那樣高。卻是築造得很齊整。」李二也道：「正是！」

說話之間，船已靠岸。林之洋和李二把船停泊穩了。這回多九公不願上岸，和李二同在船上守船。唐敖，江村，林之洋一同上岸去散步。走不多遠，已到了城門口，看見城門上的匾額，是數學國。

江村子細看了一看，說道：「唐先生！這裏是數學國，想他們國裏的人，都是精通數學的。」

唐敖道：「他們精通數學，自然處處都應用數學。這一道，我卻是門外漢。到他們國裏

來遊玩，怕很不方便罷。」

江村道：「不要緊！唐先生！不要緊！旁的事我不懂，這數學一道，到略知門徑。隨時可以幫助你。你放心去遊玩罷！」林之洋道：「我也是不懂數學的。但是有江村先生同行，我們可以放心遊玩了。」

他們一面走，一面進了城。只見城裏的街道，非常整潔。不但是筆直，沒有灣曲，而且是前後一樣寬狹。十字街口，尤如刀切成一般的嚴整。兩旁的房子，更不消說，是整齊了。這種情形，令人一見就知道是數學國人的建築。江村見這情形，不知不覺的歎道：「好整齊的道路！」

他們再往前走，就看見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手裏拿了一個銅元，向賣燒餅的攤子上要買燒餅。

那做燒餅的司務道：「好孩子！你不要買罷！因為這筆賬不好算。我的燒餅，是每兩個銅元，買三個半。如今你拿一個銅元，買兩個也不彀，何況三個半。買一個半，又有餘。叫我如何賣呢？」

那孩子道：「你只賣一個給我就是了。」賣餅的人道：「這卻不行。這樣，是使你吃虧了。我們做生意，是「童叟無欺」的。我寧可不賣，不能欺你。」

江村聽到道裏，覺得他們的話很奇怪，便插言問道：「請問這位賣餅司務：你的餅子的定價，爲甚麼這樣奇怪，每兩個銅元買三個半。何不照每個計算？」

賣餅的人，將江村望了一望，才慢慢的答道：「先生！我這餅子的定價，是經過很精密的數學，算出來的一點也不奇怪。先生！你懂數學麼？」

江村道：「數學，我是懂的。但是，賣餅子似乎不必用甚麼精深的數學。」

賣餅的人道：「先生！你懂數學，那就好說了。讓我算給你聽。」

賣餅的人這樣的說著，江村很注意的聽。唐敖和林之洋也覺得他的話說得很奇怪，自然而然的立住了腳，聽他繼續說下去。但是，那買餅的孩子，因爲買不著餅，早已跑回家裏去了。

賣餅的人繼續說道：「先生！我這回共做了三十五個餅子。這三十五個餅子的材料，連人工，共費了二十個銅元。照數學算出來的結果，豈不是兩個銅元買三個半。少了，我就不肯賣；多了，我也不要。因爲我的人工，已算在裏面了。公平交易，那可多討價。」

江村道：「這樣，你的生意就很不容易做了。」賣餅的人道：「這也沒法。我們做生意的人，都是

照著一定的規則做去。做不通時，那是沒有法想的。我們只要不違背用數學算出來的結果，就是不錯。隨便走到那裏，都有理可講的。」

唐敖聽見他這樣說，也不覺好笑起來，說道：「這樣，未免執固不通了。」賣餅的人道：「先生數學的真理，一是一，二是二，決計不能通融的。這不算是執固。」

他這樣的說著，另外已有人來買餅。賣餅的人，管他做生意去。唐敖，江村等也別了餅師，再向前走。走不多遠，只見有三個工人，坐在路旁，一人手裏拿著粉筆，在平地上寫字，二人在旁邊監視着。江村留心看他所寫的，全是數目字。知道他們是在那裏算賬了。

再望前走了幾步，只見路旁牆上貼了一張召租的帖子。江村讀那帖子道：

本里內有寬大樓房出租。租金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四釐五。欲租者請問看門人可也。

江村讀着，搖頭道：「這又不知根據甚麼算法，算出來的結果，竟有這許多小數。」林之洋道：「倘叫我來租這房子時，頭也要弄昏了。」

唐敖道：「他定這個數目，必有理由。我們何妨假充租他的房子，去向看門人問問。到也有趣。」

江村立即贊成這話，說道：「很好！我們就進去問。」

他們三人走了進去，找着看門人。只見他是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很和氣的，問他們道：「你們三位，是來租房子的麼？」江村道：「是的。」看門人道：「租金很公道。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四釐五。」江村道：「這個數目，太麻煩了。虧你能彀記得清楚。」看門人道：「笑話！連這個數目也記不清楚，那真是廢人了。」

唐敖對着林之洋說道：「如此，我們只好算是廢人罷！這樣麻煩的數目，實在記不清楚。」看門人又接着說道：「先生！這個數目，是極準確的，一點也不會錯。是先經過工程師，把房子估了價；又經過會計師，算出他應該取的租金；復經過房產公會審查過，一點也沒有錯誤。」

江村道：「我知道沒有錯誤的。但是，我們要請求讓一些，不行麼？」看門人搖頭道：「不行！」江村道：「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四釐，也不行麼？」看門人道：「不行！先生！你放心。這個數目，是極準確的。倘如你查出來不準確時，我們的房東，情願罰錢，或是把房子送給你們白住。」

林之洋搖頭道：「這樣認真，不怕頭痛麼？」看門人道：「先生！你如怕頭痛麼？你只好生在糊塗

國裏去罷！林之洋被他譏笑着，很高興，卻又不好發作，只得說道：「這房子未免太貴，我們租不起，另往旁的地方去找罷！」他說着，就回轉身來先走。唐敖，江村也跟了出來。

唐敖道：「數學國裏，這樣的沈悶無趣，虧了他們國裏的人，怎樣過日子。」江村道：「唐先生！你覺得沈悶沒趣麼？實在他們卻是根據真理的。因此，我倒得了一個教訓。」

唐敖問道：「甚麼教訓？」江村道：「凡是真理，大概都是沈悶沒趣的；凡是新奇有趣的事，都不是真理。」（著者按：這話有理。）

唐敖點頭道：「這話也不錯。我們自從出門遊歷以來，經過許多的國度，大概都是新奇有趣的，卻是太荒唐了。惟有這數學國裏的事，沈悶沒趣，但是，他是合於真理的。倘然有人把我們遊歷所經過的地方，寫成小說，我想人人都喜歡讀，都讀得起勁。惟有讀到記數學國的一段，就要打瞌睡了。」江村聞言，不覺呵呵大笑起來。林之洋已覺得在數學國裏遊覽，無趣極了，這時，就催着要回船去。

於是，他們尋路回船。走了一回，只見來時遇着的三個工人，仍坐在地上算賬。大概那筆難算的

眼，沒有算清楚罷。

唐敖等打他們身邊走過，本不再注意他們。卻不料他們中間一人呼道：「請問你們三位過路的客人可懂得數學？」這一句話，把他們叫住了。江村隨口答道：「淺近的數學，我們略懂得一些；高深的，就不懂了。」

那個工人道：「客氣！客氣！現在就請教罷！我們三個人，同替人家做工，共得了一兩銀子，應該是三人均分。但是，我們分了半天，還分不了。先生！你看地上寫的算式，這麼多的小數了，還是分不盡，怎樣好呢？」

江村向地上望了一望，只見他們的算式，極細的碼子，寫了好幾尺長的地位，但答數都是同樣的三字。江村看着，搖搖頭道：「這個題目太難了。你們這樣寫着算式，從此地起，繞地球一週，還是分不盡的朋友！恕我不能替你們想法了。」

那三個工人，很失望的看看江村，說道：「先生！你的話是真的麼？」江村道：「自然是真的，誰騙你們。」

江村說着，管他走去。唐敖、林之洋也跟着走。片刻，回到船上，唐敖對多九公說道：「多九公！今天上岸，真沒趣極了。還是你不去的好。如今快快開船往他處去罷。」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 關於國字的考證

（煙橋）

小說世界二四三號「國字之各種寫法。」言「第三種爲洪楊時代所用。作國。此字今日通俗多用之，然不知其所始。頃見太平天國文件。凡國皆作國。始知其來歷。」此說余於童時已習聞於長老之口。亦幾引爲定論矣。然於前年佐任味知君整理商務印書館之四部叢刊。見有國秀集。國字俱刊作国。是書爲明刻本。則此字明時已有之。不自洪楊始也。



## 多九公回國

(今鏡花緣之二十)

胡寄塵

多九公等五人，離了數學國，向西北走了幾天海程。忽遇着天氣劇變，起了很大的北風，把船吹得往後退。風濤汹涌，船不能自主。海上更籠着了一層厚霧，不但辨不出方向，也分不出天早晚。

五人蜷伏在艙裏，聽那小船在風浪裏顛簸。自己也不知性命如何，只好聽其自然罷了。

誰知飄流了三日三夜，船並沒有損壞。到了第四天頭上，天晴了，風浪息了，他們的船，也不知怎樣，被風浪打到岸邊來。

林之洋道：「好了！靠岸了！但不知這裏又是甚麼國。」李二和江村都跑出艙來看。多九公和唐

激，卻因頭還在暈，臥在艙裏不能出來。

只聽見江村呼驚道：「奇極了！難道是到了中國麼？你看岸上的人，和你們一樣裝束，不是中國人麼？」林之洋留心看了一看，認得這裏分明是中國地方。而且他們出洋時，就是從這裏起程。風浪好像有意把他們吹回來。

林之洋心裏充滿着快樂，呼道：「好了！我們回國了。」

唐敖，多九公睡在艙裏，聽見林之洋的呼聲；他們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頭也不暈了，忙爬起身來，走到船頭上來眺望。

這時，林之洋和李二已把船泊穩了。於是，他們就下了船，一齊往多九公家裏去暫住。唐敖，林之洋然後各自回家。李二，江村就住在多九公家裏。

忽忽過了幾時，多九公常常在日報上看見「留學生出洋」或是「遊歷家回國」的消息。來往的，無非往英國去，從法國來。或是往日本去，從俄國來。卻是關於他們這回出洋遊歷經過許多奇怪國度的事，一句也不會說起。

多九公常說道：「那些報館主筆先生，真沒有地理知識。不知道世界上有這些國。他們，消息也不靈通，對於我們旅行的事，竟沒有探聽得到。只知道信口開合的說些英國，法國。我真不懂，他們的見識，爲甚麼這樣不廣。」

多九公這樣的說着，江村就勸他把自己所經過的事，記述下來，做一篇旅行記，送往報館裏去發表，好叫人家知道。

多九公道：「這個方法，到很好。只是老夫不會弄文，怎能記述？」江村道：「你老人家不會做，就請唐先生做，也好。」多九公道：「很好！」

明天，多九公就把這話告訴唐敖。唐敖道：「多九公！你的話是不錯的。這篇旅行記，我也很願意做。只怕做成了，投到報館裏去，他們不肯替我發表，只把原稿退回來，怎樣好呢？」多九公道：「這也未必。你不先做，怎能預知他們不登。我想還是試一試看。如真不肯替我們發表，到那時候再說。」唐敖道：「這樣也好。」

於唐敖就丟了百事不管，專心做旅行記。從多九公在上海城隍廟喝茶說起，一直說到他們回

國爲止。整整費了一年工夫，他的旅行記纔告成功。看一看，已經洋洋大觀的成了一部書。

唐敖忙拿去給多九公看。多九公自然很快樂，林之洋，李二，江村也都很快樂。他們就先開了一個集餐會，慶祝這一部有價值的旅行記出現。

又過了幾天，纔把他投到報館裏去，想發表。

果然，不出唐敖所料，那報館裏不肯收受，把原稿退了回來。投到第二家，又退了回來。一連投了四五家，都是如此。他們大概批評：「說得太荒謬了，世界上決沒有這些地方。」

多九公氣極了，道：「他們自己見聞不廣，卻說人家荒謬。真是豈有此理！」最後，他們又把那旅行記，投到一家雜誌社去；還請李二和江村做了證人，證明他們所記的都是實事。總算那雜誌社把他收了下來。

但是，發表以後，竟惹起許多人的注意。有的還是批評他胡言亂道。有的說：可以當鏡花緣看看。也有的竟大罵那雜誌不該登這樣無聊的東西。多九公聽了人家說好，就歡喜；聽了人家說不好，就生氣。唐敖卻毫不介意。他對多九公說道：「只要把我們的旅行記給人家看見，我們的事就完了。批

評，由他們去批評。悠悠的毀譽。管他做甚麼？多九公！你以為怎樣？不過，我們這次匆匆出門，匆匆回國，恐怕海外還有許多的地方，沒有走到。你如有興，我們還要第二次出洋走一躑。」多九公拍掌笑道：「好好！我一定陪你去。我只要不死，無論如何老的年紀，都沒關係。」

當時唐敖向多九公提起第二次出洋的話，多九公十分贊成。後來究竟出洋，沒出洋，著書人暫時還沒知道。只好待探聽明白了，再來向讀者報告罷。（全書完）

不盡

夜深了，

人力車夫，拖着空車，還在街上跑。

可憐的車夫，

你要知道：

你有跑不盡的路啊！

二七，八廿三夜，

(仇復歎)



## 中國小說研究(九)

胡懷琛

### 第四章 中國小說在時代上的分類及研究

#### (一) 周秦小說

在時代上說起來，自然要算周秦小說最早了。周秦小說，除了我們現在從經、子中尋出一些小說作品來以外，（呂氏春秋中尤多。）只能够在漢書藝文志上看見一篇目錄，原書是看不見了。所以，我們所有的惟一參考材料，就是這篇目錄。現在把他抄在這裏。

漢書藝文志小說目錄（附考略）

伊尹說二十七篇（原註：其語淺薄，似依托也。）

鬻子說十九篇（原註：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原註：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原註：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原註：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原註：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按：卽宋餅。孟子作宋牼。其書，清馬國翰有輯本。）

天乙三篇（原註：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

黃帝說四十篇（原註：迂誕依托。）

封禪方說十八篇（原註：武帝時。按：以下皆漢人作。封禪方說疑卽史記封禪書之所本。）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原註：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原註：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原註：虞初武帝時人。按：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李善註：

「虞初，漢武帝時方士。」）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按：如今計算，得一千三百九十篇。）

我們看完了這個目錄，再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漢志上的十五家，有周以前的，有漢初的。但是，我們爲著便於稱述起見，統拿周、秦二字包括他。這十五家，十分之九，是後人假托的，在原註上已經說明白了，不必再辨。

（二）漢志上載的小說目錄，一般的人，都以爲書已失傳了，只不過存了一個目錄罷。然而，照我說，原書確已失傳了，但是原來的作品，並沒有完全失傳，大概是散見在劉向的說苑、新序、及列女傳三部書中。在劉向典校祕書的時候，漢志上的書，大概都還存在，劉向沒有不見到的。我的意見：那些小說，內容是很蕪雜的；劉向憑他的眼光，把他們整理了一下，他以爲有價值的，就輯錄起來，成了

說苑、新序、列女傳三部書，一直流傳到現在。不但是採取原有的事實，連文字也是照抄原文。因爲在那時候，這樣的情形，是很尋常，不是像現在的人作小說，有所謂抄襲。例如司馬遷的史記，多抄國策等書的原文；而班固的漢書，又多抄史記的原文。並不算抄襲。劉向的著作，當然也是如此。所以，從劉向的三部書裏，還可以窺見周、秦至漢初的小說的一斑。不能說周、秦小說作品，完全失傳了。（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有引伊尹書之言；文選李善注，有引鬻子之言；據此，周、秦小說零零碎碎的散見在別書中的，也不是沒有。）

（三）此外，再有一部燕丹子，係記荊軻刺秦的故事。不見於漢志，到隋志才著錄。後世無傳本，只見於永樂大典，清孫星衍據以校刊，乃流傳於世。這書亦周、秦時小說之一種。

### （二） 晉唐小說

在周、秦以後，接着就說晉、唐小說。爲甚麼丟了兩漢不講？因爲現在流傳的兩漢人的作品，大概是後人假造的；雖不能一一指出是何時人所假造，然在晉以後小說才盛行。（例如穆天子傳發現於晉朝，山海經至晉朝有郭璞注，可爲當時小說盛行之證。）現在題名是漢人的小說，大概是晉人

的贗品。所以把兩漢包括在晉、唐以內。

晉人所作的小說很多，最著名的，如搜神記、神仙傳等，可爲這時候出品的代表。唐代小說也很盛，而以獨立成爲一短篇的尤爲著名。如虬髯客傳、紅線傳、南柯記等就是。

這個時代的小說作品，大概都被收入兩部叢書中。就是漢魏叢書和唐代叢書。今將其目錄列舉如下。（非小說的作品概刪去。）

漢魏叢書中的小說目錄（據王謨刻九十六種本並以見聞所及略加考訂）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按此書晉太康三年發現於汲冢。疑晉人作。）

越絕書（原題：漢亡名氏補。四庫書目提要作：漢袁康撰。或稱子貢作，謬誤。）

吳越春秋（原題：漢趙曄著。）

西京雜記（原題：漢劉歆撰。學津討源本作：葛洪撰。明孔天胤刊本亦作：葛洪撰。四庫書目提要謂：

係吳均撰。托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錄班固所不載者而爲此書。）

漢武內傳（原題：漢班固撰。四庫書目提要謂：證以諸書所引，蓋出於魏、晉之間。）

飛燕外傳（原題：漢玄伶撰。按其文不類漢人語。）

雜事祕辛（原題：漢亡名氏撰。按此書係明楊慎假造。）

英雄記（原題：魏王粲撰。）

高士傳（原題：晉王甫謚著。按有後人加入之文。）

蓮社高賢傳（原題：晉撰人缺。）

神仙傳（原題：晉葛洪著。按洪前有列仙傳，舊題劉向撰。但係假托。）

新序

苑說（二書皆漢劉向著。）

博物志（晉張華著。按漢魏叢書本，非華原書。）

拾遺記（原題：晉王嘉著。）

述異記（原題：梁任昉著。）

續齊諧記（原題：梁沈約撰。）

搜神記（晉干寶著）

續搜神記（原題：晉陶潛著。按係假托。）

還冤記（原題：北齊顏之推撰。）

神異經（原題：漢東方朔著。按前人已考定係六朝人假托。）

十洲記（同上。）

洞冥記（原題：漢郭憲著。）

冥通記（原題：梁陶宏景著。）

荆楚歲時記（晉宗懷著）

我們看了這個目錄之後，對於漢、魏、六朝的小說，已可知其大略了。但是，我們再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這個時代的小說，爲漢魏叢書所沒有收入的甚多。如漢武故事（舊題：班固撰。係假托。）如異苑（劉宋劉敬叔撰）今都有傳本。而最重要的，再有三部：一山海經；二列女傳；三世說新語。我

們再把這三部書分開來說一說：

(甲) 山海經 晉以後才盛行。舊題禹作，又題益作，或又疑爲後人假造。其實，山海經是一部

古書，不過有後人增加的地方。至晉郭璞把他注了以後，才風行於世，成了小說中重要的一部書。

(乙) 列女傳 漢劉向撰。大概採輯周、秦女子的逸事而成。和說苑、新序一樣的有價值。

(丙) 世說新語 劉宋劉義慶撰。所記皆晉、宋間名人逸事。所搜羅的故事很多，可爲當時

「名流生活」的代表。

(二) 再者：現在失傳了的書，散見在太平廣記裏的，也有許多。

(三) 搜神記，是晉以前神話的集成，也就是民間傳說的專書。神仙傳，是晉以前道家神仙傳

的集成。我們都應當注意。

唐代叢書中的小說目錄（附考略）

隋唐嘉話（劉餗） 朝野僉載（張鷟） 尚書故實（李綽） 中朝故事（尉遲偓） 金

變密記（韓偓） 杜陽雜編（蘇鶚） 幽閒鼓吹（張固） 桂苑叢談（馮翊） 劉賓客

- 嘉話錄 (韋絢) 松窗雜記 (杜荀鶴)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大唐傳載 (無名氏)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開天傳信記 (鄭棨) 大唐新語 (劉肅) 明皇雜錄 (鄭處  
 誨) 常侍言旨 (柳埜) 雲溪友議 (范攄) 國史補 (李肇) 因話錄 (趙璘) 劇  
 談錄 (康駢)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宣室志 (張誥) 甘澤謠 (袁郊) 南楚新聞  
 (尉遲樞) 玉泉子 (無名氏)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 耳目記 (張鷟) 瀟湘錄  
 (李隱) 小說舊聞記 (柳公權) 摭言 (王保定) 記事珠 (馮贇) 諧噱錄 (朱揆)  
 龍城錄 (柳宗元) 嶺表錄異 (劉恂) 來南錄 (李翱) 北里志 (孫棨) 迷樓記  
 (韓偓) 海山記 (韓偓) 開河記 (韓偓) 南部煙花記 (馮贇) 教坊記 (崔令欽)  
 本事詩 (孟棨) 歌者葉志 (沈亞之) 李謨吹笛記 (楊巨源) 異疾志 (段成式) 按疑  
 從太平廣記輯出) 夢遊錄 (任繁) 三夢記 (白行簡) 妝樓記 (張泌) 李鄴侯外傳  
 (李繫) 李林甫外傳 (無名氏) 東成老父傳 (陳鴻) 高力士傳 (郭湜) 虬髯客  
 傳 (張說) 馮燕傳 (沈亞之) 奇男子傳 (許棠) 蔣子文傳 (劉鄴) 杜子春傳

〔鄭還古〕 黑崑崙傳 (馮延己) 陶峴傳 (沈既濟) 申宗傳 (孫頤) 陸仁蒨傳

〔陳鴻〕 靈應傳 (無名氏) 柳毅傳 (李朝威) 仙吏傳 (太上隱者) 英雄傳 (雍

陶) 劍俠傳 (段成式。按疑從太平廣記輯出) 廣陵妖亂志 (羅隱) 周秦行紀 (牛僧

儒) 梅妃傳 (曹鄴) 楊太真外傳 (樂史) 長恨歌傳 (陳鴻) 紅線傳 (楊巨源)

劉無雙傳 (薛調) 霍小玉傳 (蔣防) 牛應貞傳 (宋若昭) 謝小娥傳 (李公佐)

李娃傳 (白行簡) 楊娼傳 (房千里) 章臺柳傳 (許克佐) 步非煙傳 (皇甫枚)

揚州夢記 (于業) 杜秋傳 (杜牧) 龍女傳 (薛瑩) 妙女傳 (顧非熊) 神女傳

〔孫頤〕 雷民傳 (沈既濟) 會真記 (元稹) 黑心符 (於義方) 南柯記 (李公佐)

枕中記 (李泌) 酉陽雜俎 (段成式) 諾皋記 支諾皋 (皆段成式。按各爲酉陽雜俎之

一) 前定錄 (鍾輅) 卓異記 (李翱) 撫異記 (李潛) 集異記 (薛用弱) 博異

志 (鄭還古) 集異志 (陸勳) 幽怪錄 (王暉) 續幽怪錄 (李復言) 聞奇錄 (于

述) 志怪錄 (陸勳) 靈應錄 (于述) 增上記 (蘇頲) 鬼塚記 (褚遂良) 幻影

傳（薛昭蘊）幻戲志（蔣防）幻異志（孫頴）稽神錄（南唐徐鉉。按：鉉爲五代宋初  
 時人。唐代叢書，蓋並收五代人著述。）錦裙記（陸龜蒙）冥音錄（朱慶餘）離魂記  
 （陳元祐）再生記（閻選）冤債記（吳融）尸媚傳（張泌）奇鬼傳（杜青萇）  
才鬼記（鄭哲）靈鬼志（常沂）妖妄傳（朱希濟）東陽夜怪錄（王洙）物怪錄  
 （徐嶷）靈怪錄（牛嶠）人虎傳（李景亮）白猿傳（無名氏）獵狐記（孫恂）  
任氏傳（沈既濟）袁氏傳（顧夔）夜叉傳（段成式。疑從太平廣記輯出。）金剛經  
鳩異（殿成式。按：爲酉陽雜俎之一。）

按：唐代叢書中的小說，除了獨立成爲一短篇的而外，有許多都不是全書。如：法苑珠林有一百  
 二十卷，酉陽雜俎正續共有三十卷，摭言有十五卷，大唐新語有十三卷。今叢書中所載的，至多不過  
 十之一二。也有從一部書中，拿出一篇使他獨立的。例如：仙吏傳載李鄴侯傳，劍俠傳載虬髯客傳，紅  
線傳，本事詩載章臺柳傳，甘澤謠載陶峴傳之類，皆前人擷摭所入，今皆另爲拈出。在原書例言上，已  
 經說明過了。

我們看完上面的目錄之後，再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 唐代的小說，到現在已經失傳的，也有可在太平廣記中找出些零碎的作品來。

(二) 再者：在中國失傳，流傳在日本的也有。如游仙窟，是張鷟作的，從唐朝輸到日本，直至現在還流傳。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及全唐詩逸。（全唐詩逸，日本河世寧輯。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其末卷錄張文成與崔五娘、崔十娘贈答詩七十八首之十九。皆自游仙窟中輯出。）

(三) 唐代的小說，和晉及六朝的小說，有分別的地方。就是：唐人多獨立的短篇，在當時有個專門的名詞，稱爲「傳奇」。

(四) 唐人的小說，比晉人更注重詞彩。

(五) 宋以後，一直至清，仍有人摹擬晉、唐人的作風。那些作品，我們可統稱爲晉、唐小說。

(三) 宋元小說

到了宋、元以後，小說界發生一大變化，就是產生了一種演義體，脫離了文人的範圍，而和平民接近。演義體的說明，在第三章裏，已講過了。現在講一講演義體中有關係的幾種書。

很早的演義小說，至今存在的，只有四種。就是：(1)大宋宣和遺事，(2)新編五代史平話，(3)京本通俗小說，(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詳見下文。)其他失傳的很多。有許多雖被收入永樂大典中，然現在已經沒有了。所能供給我們參考的，只有錢遵王的也是園書目裏十六種目錄。現在探錄如下：

燈花婆婆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 女報冤 風吹橋兒 錯斬崔寧 小亭兒 西湖三塔  
馮玉梅團圓 簡帖和尚 李煥生五陣雨 小金錢 宣和遺事(四卷) 煙粉小說(四卷)  
奇聞類記(十卷) 湖海奇聞(二卷)

這十六種之中，有的還存在，有的已失傳，有的已混入他書中，改變了面目。現在把現存的宣和遺事等四種說一說，就可以知道這十六種的存亡。

(甲) 宣和遺事 爲也是園十六種之一。黃藹圃收入士禮居叢書；然只二卷。今有涵芬樓叢書四卷足本。(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排印。未有孫毓修跋。)又商務新標點本。

(乙) 新編五代史平話 此書初亦無人注意，清光緒時曹元直得宋刊巾箱本於杭州，武進

董康據以影刊，才流傳於文學界。其書演述五代歷史，爲當時「講史」之一種。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今梁、漢兩代，都缺了；下卷，而每代上卷之前，各有目錄，惟梁代缺去。然沒有他本校對，無法可補。此書今有商務新標點本。

(丙) 京本通俗小說 係江東老嫗據元人寫本影印。(自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以前缺。)末有老嫗跋。謂原本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物。其書共七卷，目錄如下：  
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寧 馮玉梅團圓 而未兩卷，卽也是園目錄十六種之二。現在可說十六種，除了宣和遺事，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而外；其他十三種，都不可考了。京本通俗小說，亦有商務新標點本。

(丁)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此書在中國久已失傳，日本三浦將軍藏有宋刊本，羅振玉據以影印。末有王國維及羅氏跋。今又有商務新標點本。

宋人演義體的小說，大概如此。到了元朝，乃由宣和遺事而產生了水滸；由五代史平話而產生了三國志演義，明以後跟著出了列國志演義等許多作品；由三藏取經詩話而產生了西游記；到了

明朝，乃由京本通俗小說的體裁而產了今古奇觀。這一類的小說，始於宋，而盛於元，故統稱爲宋元小說。

現在再把古今奇觀單獨拿出來說一說：今古奇觀，是明人的出品，一直流傳到現在，還很盛行。這一部書，實在是一部選本，乃是從醒世恆言、喻世名言、（或作明言，疑有誤。既曰喻，何得又云明。）警世通言，及拍案驚奇四書中選來的。醒世、喻世、警世，均馮夢龍作。通稱爲「三言」。而喻世名言，又有所本；他的前身，就是古今小說。三言、拍案驚奇，古今小說，在中國今都沒有傳本；但日本內閣藏書目錄，有拍案驚奇三十九卷，古今小說四十卷，喻世名言二十四卷，醒世恆言四十卷。見於董康誦芬室日記。聞恆言，名言，董氏已覓得別本，攜回中國；如能印行，當與宣和遺事同樣的有價值了。

宋代除了演義以外，擬晉、唐小說，也有極好的。如周密的齊東野語、武林舊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吳自牧的夢梁錄，耐得翁的都城紀勝，都是當時的稗史，很有價值。徐鉉的稽神錄、郭象的睽車志、洪邁的夷堅志，都是神話，也有價值。

再有太平廣記五百卷，宋、太平興國二年敕撰，係採取古代小說三百四十五種而成，四庫書目

提要稱爲：「古來奇文祕笈，咸在焉。小說家之淵海也。」很可以供給研究小說的人作參考。

(四) 清小說

清小說的特色，就是那時產生了一種新的體裁，我們稱他爲描寫。和宋、元的演義，絕端不同。代表作品，就是紅樓夢和儒林外史。同時，記載體和演義體也都有人仿作。記載，有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夜雨秋燈錄等。演義，有蕩寇志、七俠五義傳、小俠五義傳、續小五義傳、隋唐演義等。不及備舉。再有鏡花緣、花月痕，在形式上說，也是演義體。

再有一件應該注意的事，就是在清初張山來編了一部虞初新志，把混在文集中的小說，拿出來，還他小說本來的面目。不可說不是一種創見。此後續志、廣志等，就跟著出了好幾部。

(五) 最近小說

最近小說，指清末至現在的小說而言。或翻譯，或創作，都和西洋小說有密切的關係。可分爲三期來說：

(一) 自從林氏翻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而後，在中國的小說界裏，開闢了一塊新的領

士同時，除了林氏翻譯百數十種而外，伍光建譯的俠隱記，續俠隱記，奚若譯的天方夜談，都有相當的價值。這可算是第一期。（林氏譯書，在清光緒末年開始。最早的譯本，如黑奴籲天錄等二三種，都是先有木刻本，後再改為排印本。）

（二）是翻譯西洋名家的短篇小說。最早的，為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次為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再次為胡適之的短篇小說；（皆指成集的而言，其一二短篇，散見於報章雜誌上的，不及備舉。）復次為最近人所譯的短篇名作，就很多很多，不及備舉了。這可算是第二期。

（三）是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的創作。以超人、空山靈雨等為代表。這可算是第三期。同時，摹擬晉唐小說，宋元小說及清小說的很多。摹擬晉唐小說的，以林紓的技擊餘聞為代表；摹擬宋元小說的，如秦漢演義、兩漢演義，以及清代演義等，約有一二十種；摹擬清小說的，以劉鶚的老殘遊記、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代表。（他們都是學儒林外史）這些作品，雖然很多；然不是最近小說的特色。

至如廣陵潮、九尾龜、玉梨魂等，非小說的最上乘，且無特別應注意的地方，概不多述了。（完）

小詩

插在水晶瓶裏的梨花，

我想替牠代想：

還是有幸呢？還是薄命？

金陵

秦淮河，

現在的社會這樣地艱苦了，

爲什麼點綴你的燈船，依舊很興旺？

(魏維熊)

(魏維熊)

年七十國民

# 曆日記日

兒童生活曆

新時代日曆

小學用全六套  
定價每套六角  
每套十二冊  
每冊六分

新聞紙每組定價一角六分  
道林紙每組定價二角五分

- |       |       |       |        |       |       |        |         |       |       |
|-------|-------|-------|--------|-------|-------|--------|---------|-------|-------|
| 日     | 案頭日曆  | 懷中記事冊 | 袖珍旅行日記 | 月月日記  | 自由日記  | 袖珍英文日記 | 袖珍日記    | 國民日記  | 學校日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號    | 大號    | 一組    | 乙種     | 一冊    | 甲種    | 乙種     | 另購鉛筆加五分 | 甲種    | 一冊    |
| 一角八分  | 六角    | 五角    | 一角五分   | 四分    | 八分    | 四分     | 一角二分    | 三角    | 六角    |

售發館書印務商

# 商務印書館精印

## 名人書畫

|             |       |      |
|-------------|-------|------|
| 名人書畫扇面集     | 九集各一册 | 二元四角 |
| 中國現代名畫      | 一册    | 二元四角 |
| 天籟閣舊藏宋人畫册一册 | 珂羅版印  | 二元五角 |
| 郭忠恕綱川圖卷     | 彩色銅版印 | 二元五角 |
| 文衡山先生三絕卷    | 一册    | 一元四角 |
| 文衡山高十傳真蹟    | 一册    | 三元   |
| 陳老蓮畫册       | 一册    | 二元五角 |
| 梅瞿山畫册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禹之鼎人物真跡     | 一册    | 一元四角 |
|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    | 一册    | 一元   |
| 南樓老人花卉      | 一册    | 一元   |
| 奚蒙泉詩書畫册     | 六册    | 六角   |
| 藍田叔仿梅道人山水卷  | 一册    | 二元二角 |
| 錢竹初山水精品     | 一册    | 二元五角 |
| 王椒畦先生詩畫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珂羅版精印 名人書畫集

#### 已出二十二集

|          |        |
|----------|--------|
| 第一至廿四集合售 | 三十二元   |
| 第一至十八集   | 每集一元四角 |
| 第二十及廿一集  | 每集一元四角 |
| 第廿四至廿八集  | 每集一元四角 |
| 第十九及廿三集  | 每集一元六角 |
| 第二十二集    | 一元五角   |

|             |       |      |
|-------------|-------|------|
| 姚梅伯題任渭長人物   | 一册    | 六角   |
| 戴醇士山水       | 一册    | 六角   |
| 費曉樓仕女精品     | 一册    | 六角   |
| 李聽濤梅雪爭春圖    | 一幅    | 二元   |
| 清於女史仿宋人花果真蹟 | 十二幅   | 八角   |
| 錢廉江書畫合册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陳南樓書畫合册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黃小松山水册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伊墨卿真蹟       | 一册    | 二元二角 |
| 畏廬遺蹟        | 一册    | 二元二角 |
| 梁公約畫册       | 一册    | 一元八角 |
| 汪鳴客畫册       | 一册    | 一元二角 |
| 吳布廬畫册       | 一册    | 一元八角 |
| 吳昌碩花卉畫册     | 一册    | 一元八角 |
| 吳昌碩花卉畫册     | 一册    | 一元八角 |
| 吳昌碩花卉畫册     | 一册    | 一元八角 |
| 吳待秋畫稿       | 二册各一册 | 一元八角 |



# 古今詩歌變遷小史

胡懷琛

## (上) 過去的實質上變化的大關鍵

(一)

中國的詩歌，由風雅而變為離騷，而五言，而七言，而律，而絕，而詞，而曲。這是形式上的大變化；而除了形式以外，再有實質上的大變化。現在先說實質上的變化。

已過去的實質上變化的大關鍵，可分五時期來講：

第一時期，是純粹黃河流域的風氣。詩的實質，只是溫柔敦厚的感情。詩經裏的詩，就是這樣。

第二時期，是黃河流域思想與長江流域思想接觸時代。詩的實質，除卻上一項以外，加入南方

神祕幽怪的故事。楚辭以後的詩，就往往含一些神話在裏面。

第三時期，是漢族與匈奴接觸時代。詩的實質，除了上二項以外，更加入北方（指匈奴）粗豪雄壯的氣概。像蘇武李陵以後的詩，就往往有這種氣概。

第四時期，是老莊學說盛行的時代。詩的實質，除了上三項以外，更加入道家玄妙高尙的思想。晉以後人的詩，就往往有這種思想。

第五時期，是中國人與印度人接觸的時代。詩的實質，除了上四項以外，更加入佛學覺悟解脫的見識。南北朝以後人的詩，就往往有這種見識。

由此看起來：中國的詩歌的實質，不外是五種原素組成的：

- (一) 溫柔敦厚的感情。
- (二) 神祕幽怪的故事。
- (三) 粗豪雄壯的氣概。
- (四) 玄妙高尙的思想。

(五) 覺悟解脫的見識。

每一種詩裏，並不是五種原素都有；但是純粹是一種原素的很少，往往是合兩種，或三種組織而成的。（任何兩種或任何三種。）

時代益早，原素愈少；詩歌的實質愈簡單。時代愈晚，原素愈多；詩歌的實質愈複雜。但是，唐以後便停頓了，再沒有什麼東西加入了。直到最近，和歐洲文化接觸以後，他才發生變化。但是其機剛動，還沒有成熟。

我的大綱已說完了，再詳細地說明如下：

(一)

先說溫柔敦厚的感情罷。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又說：「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禮記經解）當時以詩爲教化之具，又以詩去觀察國政民風而執政的人，要拿詩去養成人民溫柔敦厚而不愚的性情。久而久之，人民受其感化，性情差不多都是溫柔敦厚；做出來的詩，非常的和婉含蓄。所以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司馬

邊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記屈原列傳）如今所見的三百篇裏的詩，多半是比興。試看做詩的人，多少忠厚！此例甚多，不能遍舉，略舉數首如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卷耳）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迢迢從之，道阻且長；迢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水）

「好色不淫，怨誹不亂。」只讀上面諸詩，已可略見一斑了。這是我隨便舉的幾個例。其他尚多，

讀者自己去讀罷。

（三）

再說神祕幽怪的故事。拿神怪的故事，雜入詩歌裏，在詩經裏是沒有的。（陳風中亦有巫詩；然神話的彩色，不及楚辭濃厚。我另有文辨明他。）直到楚詞出現以後才有。屈原的離騷，本來有人說他是在九歌之後。九歌，完全是祀鬼神之神文。王逸說：「昔者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言鬼而好

祠；其祠，必作樂歌鼓舞，以樂諸神。……屈原因爲作九歌之曲。九歌的名目，甚麼東皇太一，甚麼雲中君，甚麼湘君，湘夫人，都是神；甚麼山鬼，甚麼國殤，都是鬼。在詩經裏的頌，雖然和他相似，而實不同。頌是祀祖宗而作的；九歌是祀鬼神而作的。詩經的子孫對於祖宗，仍把他當作活人看待；楚辭裏的鬼神，便是不可思議的怪物了。九歌，是楚人的俗歌，或是屈原本著楚人的俗歌而改作的，總之是南方（長江流域）的文學。雖騷在九歌之後，這話可信。雖騷中的神話，乃是南方的彩色。如云：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又云：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羲和，望舒，飛廉，雷師，宓妃，這許多名目，好像是後世封神傳，聊齋誌異裏的話。

屈原拿這種神怪的故事，雜入詩歌以後，別人多受了他的影響，頂容易看得出的，就是曹子建的洛神賦。

到了唐朝，李白，王維等人詩裏，都有這種彩色。而李商隱爲更甚。可舉例證明如下：

……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台。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李白夢遊天姥吟）

紛進御兮堂前，目眇眇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潺。（王維魚山神女詞送神歌）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李商隱無題）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隱嫦娥）

（四）

再說粗豪雄壯的氣概。自漢以來，漢人與匈奴人往來頻繁。中國詩歌，受了粗豪雄壯的感化，而發生了一種變化。在漢以前，如荆軻的易水歌，悲而不壯，漢高帝的大風歌，雖然粗豪極了，然這一類的詩，究竟絕無僅有。漢武帝以後的詩歌，就慢慢的受了匈奴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最容易表明的，便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試看伊十八拍的第十首道：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戰爭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又看伊第十七首道：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修阻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劍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饑餓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蔡文姬以一女子，做的詩這樣粗率悲壯，這不全是受了匈奴人的影響麼！便如蓋世雄才的漢高帝的大風歌末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還略有含蓄；想不到一個弱女子，竟這樣的率直抒情。這是詩歌裏的一個大變化。

以後唐人豪放的詩，都是受了這種影響。如李頎的古意，最足以代表這種氣概。

古意道：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

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少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令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這一首詩，活畫出一個短衣窄袖，橫刀躍馬的健兒來。你試看他是何等粗豪！便如輕生敢死的荆軻，也沒有這樣的氣概。以後有許多從軍的詩，大概都是這樣。

如王翰的涼州詞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昌齡的出塞道：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試看他是何等的氣概！此外杜甫、陸游及其他等人，也有相似的詩，不必徧舉。

就如李白的豪放之處，或者是由這種氣概變化而來的。試看他的下江陵詩，就可知道了。

詩道：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再說玄妙高尙的思想。山林隱逸之士，放浪形骸，輕世肆志，這是晉人化的老壯思想。自此以後，將這種思想表現在詩歌裏的極多，差不多佔了一大部分。如陶潛的歸田園居，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白居易的閒適詩之大部份，最足以做個代表。現在各錄一首如下。

陶潛歸田園居之一。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餘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盼前庭，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白居易齊物二首。

青松高百尺；綠蕙低一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長者不可退；短者不可進。若用此理推，窮

通兩無悶。

椿樹八千春；  
樅花不經宿。中間復何有？  
冉冉孤生竹。竹生三年老；  
竹色四時綠。雖謝椿有餘；  
猶勝樅不足。

(六)

再說覺悟解脫的見解。自佛學輸入中國以後，南北朝人及唐人的詩裏，往往帶些佛學的彩色。

如王融詩道：

香風流梵瑄；  
澤雨散曇花。

王維詩道：

一悟寂爲樂，  
此生閒有餘。

孟浩然詩道：

導以微妙法，  
結爲清淨因。

柳宗元的詩道：

閑詩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這些詩人，都是喜讀佛書的。而說得頂透澈的，莫如白居易。能將覺悟解脫的見識，融化在詩歌裏，不著痕迹的，莫如蘇軾。試看白居易寄王山人的詩道：

閑居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天拆。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蘇軾問辨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云：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復聞道人歸，鳥語山客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塵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台。寄語問道人，借禪以爲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者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就是以後理學家（宋儒）也有幾首詩，是從這裏頭變化出來的。如朱熹的觀書有感道：

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又水口舟行云：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林季仲止鑑堂詩道：

莫道水清偏得月；須知水濁亦全天。請看風定波平後，一顆靈珠依舊圓。

小詩

（戴光甫）

離別是最難堪的事啊？

何況旁邊站着一個伊來。



# 古今詩歌變遷小史

胡懷琛

## (下) 將來於實質上變化之預測

(一)

前面所說的，都是已經過去的事，如今再推測將來，仍是只說實質，而不說形式。因為形式雖然變了，然但變形式，而不變實質，還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我們希望將來的新發展，不是單在形式上變化，而要在實質上變化，照已經過去的事看，實質的變化是另有關係，不僅僅是詩歌本身上的關係。

現在及未來變化之動機，就是和西洋交通以後，中國一切的事都發生變化。因一切的事，而影

響到詩歌，所以詩歌也發生變化。我們要預知詩歌實質上的變化如何，我們要先考察一切的思想及環境如何。我個人的見解，以為因思想及環境的關係，詩歌裏將來至少有六種新加入的實質：

(一) 熱烈的感情。

(二) 精密的科學觀念。

(三) 冒險精神。

(四) 積極的享樂主義。

(五) 奮鬥的精神。

(六) 超越的宇宙觀。

(二)

詩歌本以感情為主體，我們先說感情罷。中國人的感情，未嘗不豐富；只是含蓄在裏面的，不是表現在外面的。西洋人的感情，同樣的豐富；却是完全表現在外面。尋常人說：「西洋人於人與人之間，富於同情心。中國人則不然。因為中國人過於冷淡，甚且說他是冷酷。」其實是不然。中國的古語

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說冷淡的算是君子之交。那麼，反轉來說，熱烈的就不是君子之交了。「冷淡」是不好的名詞。爲什麼反取冷淡呢？這句話須得解釋，才能明白。孔子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從這話看來，他注目之點，是在久而不變，不在乎一時的熱烈，而在乎始終如一。因欲保持始終如一的態度，漸至極力限制一時的熱烈。這也有一部份的道理。譬如一壺熱水，起初是熱烘烘，好不可愛。但是不多幾時，就慢慢的冷了。惟有用熱水瓶，使熱氣不要發散，可以保持至二十四小時之久。中國人用感性的方法，就是採用這「冷淡而能持久」做出發點。所以表現在詩歌中的感情，是冷淡的，是含蓄的，無論是哀，是樂，總是吞吞吐吐，欲說不說。從沒有傾筐倒篋，說個爽快的。尤其是男女戀愛的情歌，意思雖然是熱烈到十二分，却不肯說出一個半個愛字來。其他對於朋友，對於社會，對於國家，都是如此，其例甚多。隨便舉幾個如下：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到經時。（古詩十九首之一）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溫庭筠瑤瑟怨）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韋莊金陵圖）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張泌寄人）

若西洋人的感情，就不是這樣含而不吐。他有了熱烈的感情，就要熱烈的表現出來。這種熱烈的感情，自然有可取的地方；至於能殼持久不能殼持久，我們就很難斷定了。

我們的希望：是要把熱烈的感情充分的發揮，而又能持久。最好是燃料充足，能殼繼續不斷的燒着，方能長時間的保持熱度。這一層情形，在中國以前是沒有的。

這種熱烈的感情，由西洋傳到中國：於是社會上，就發生了變化。如戀愛問題，愛國運動，對於低級社會的援助，都是受了這熱烈感情的驅使。而把這種熱烈的感情，極力的表現出來，那麼，在詩歌上，當然要加上一種實質。就是這種熱烈的感情。不過，現在還沒有十二分成熟。將來他的成績如何，就要看燃料充足不充足。

這種熱烈的感情，和原有的「溫柔敦厚的感情」，雖然立在反對的地位，却是各有好處，可以

同時並行。因爲文學不佔空間的地位。不能說這個有限的地盤，被甲佔了，就容不下乙。而且因個性的關係，各人本着各人的個性，做各人的詩，只要是好，都可存在。正不必強迫一切的人，只許這樣，不許那樣。

(三)

其次。我們再說精密的科學觀察。中國人的科學知識，是非常淺薄的，尤其是文人。他們的科學觀念，格外的淺薄。甚至於外國人笑中國人，對於幾個數字，也弄不清楚。（這話很普遍，多數人如此說。就是最近出版的科學雜誌上，也引了某外國人的話作證。）爲什麼說中國人對於幾個數目字也弄不清楚呢？我想：中國人的科學知識，無論如何淺薄，尙不至於連幾個數目字也弄不清楚。豈真如南洋羣島的土人一般，十個以上的數目字，就弄不清楚，自己的年紀，也不能確切知道，只是二十歲，三十歲，隨意亂話麼？決不至於如此。然則爲甚麼外國人要笑中國人把數目字弄不清楚？因爲中國的文學裏，尤其是詩歌裏，用到數目字，往往不能確切的指定某數。例如蘇詩：

竹外桃花三兩枝。

到底是三枝，還是兩枝？沒有說明白。又如杜詩：

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到底是四尺，還是五尺？是兩人，還是三人？沒有說明白。又如柳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

未必真有一千座山，一萬條徑。又如太白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這首詩更不通。第一，白帝城到江陵，何以恰好是一千里？第二，就說他恰好是一千里，朝發白帝，夕至江陵，要飛機才有這樣快。第三，他路上所經過的山，何以恰好是一萬重？第四，「輕舟已過萬重山。」難道船在山頂上走麼？這首詩豈不是特別的不通。

倘然這樣的說起來，中國人實在是不識數目了。誰知道這話是錯了。我們談文學，尤其是談詩，決不能這樣的說。所謂兩三枝，四五尺，是隨口而說的約數。因為竹外的桃花，倘然要確切的說他是兩枝或是三枝，非走到竹那邊去實地數過，不能決定。河裏的水，倘然要確切的說他是四尺，或是五

尺，非用測量器量了不可。把桃花數清楚了，把水量清楚了，也不能增加文學上的興味。況且桃花的三枝，兩枝，還只有整數，沒有零數；水的深淺，就不能沒零數了。倘然測量的結果：水的深度，是四尺二寸又三分之一。這樣的數目，是確切極了。然請問如何做得成一句詩？不但是舊詩，就是新詩，也不行。所謂千山，萬徑，千里，萬重，都是文學中一種誇大的話。也就是修辭的方法之一種。怎能當他是實在的數目看！

此外文學家常說的話，和科學不對的，很多。月，分明是球體。然文學家偏偏說：「一輪明月。」船，無論如何小；樹葉，無論如何大；船和樹葉，總不能一樣的大小。然文學家偏偏說：「一葉扁舟。」此外如鳥以頭計數，魚以尾計數。不說幾隻鳥，而說幾頭鳥；不說幾個魚，而說幾尾魚。也是和科學的方法不對的。

月，尋常稱「一輪明月。」倘然稱爲一球明月，就覺得不好。然有人用「一方明月，」反算新奇。用「一方明月，」說他不懂科學也可，說他懂科學也可。何以呢？因爲用這四字的人，他是說：「月光從窗子外面照進來，照在平地上；因爲窗子是方的，所以窗裏的人，看見地上的月光，也是方的。」我

再記得近人有兩句詩，他的話，剛巧和科學相反；然而他的精密的觀察，却和科學家的觀察相同。那兩詩道：

沙平不受月，因水得明晦。

按：他的意思說：「沙不受月，所以有沙的地方是暗的；水受月，所以有水的地方是明的。」其實，照科學家說：「月照在沙上，無回光，正是受月。月照在水上，有回光，正是不受月。」做詩的人，雖說反了；但是，他能拿這樣精細的眼光，去觀察自然物，而做出這兩句詩來，確是難得。或把一個「受」字，作別樣的解釋，那麼，他的話也不和科學相反。

如此說來，中國的文學家，不但是不至如外國人所說的「不識數」，而且能發拿精細的眼光，去觀察自然物，能見常人不能見到的地方。這種例，在詩裏也常有。例如：

鐘聲出霧遲。

風正一帆懸。

都含有科學的意味。中國人不懂科學，也能做這樣的詩，但是，在全體的詩中，究竟是極少數。

我想自從西洋的科學到中國來了，中國人受了他的影響，將來的詩歌裏，這一類的詩，一定要多起來了，一天多似一天，那麼，「精的密科學觀察」就要變為實質上重要分子之一了。

我所希望的科學觀察，也就是如此。並不是希望把一二三四幾個數目字弄清楚了。

再者：用科學的眼光，去觀察自然物，無論何國人，都是一樣。譬如動物學罷！英國人解剖一條蛇是如此，法國人也是如此，中國人也是如此。不會有二樣的。用文學的眼光，去觀察自然物，便隨着各國人的特性而不同了。譬如杜鵑的鳴聲，本是一樣的。然中國的詩人聽了，覺得可悲。日本的詩人聽了，覺得可喜。這是因為習慣上的關係。中國的神話裏說，「杜鵑是蜀帝的魂變化的，」又因為他的鳴聲，恰像「不如歸去」四字。因此聽了鵲聲，就引起悲觀來了。又如蟋蟀轉土和糞為丸，中國人因為他不潔，當他是一種極卑鄙的東西看。而埃及人則因為他土丸中是藏的「種子」，說他辛苦轉丸，為着子孫，就把比為慈母，而當他是一種極可敬重的東西看。

又如荷花，中國人不很看重他，印度人却因為他產在污泥裏，而能開出潔白的花來，就很敬重他。

不但是這一國的人，和那一國的人不同，就是同爲中國人，也是不同。

蘇東坡的詩道：

菊殘猶有傲霜枝。

李清照的詞道：

人比黃花瘦。

明太祖朱元璋的菊花詩道：

拼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

菊花，同是菊花。然而在東坡的眼睛裏看起來，是一個憔悴的文人，而却又是天生傲骨，不肯爲「勢利」所屈服。在李清照的眼睛裏看起來，是個遲暮的美人。而在朱元璋的睛眼裏看起來，又是一個倔強不屈的英雄好漢，境遇雖是不好，却是一些沒有消極的態度，而有充分奮鬥的精神。菊花到底是文人，是美人，是英雄好漢？三人的菊花詩，到底是那一個說得對？這就不能用植物學的解剖方法來回答了。

一般的人說：「中國的舊文學不好，就是沒有受過科學的洗禮。」我以為批評文學，或究研文學，應當先受過科學的洗禮。若是作創作，那就不必。因為創作是不能受科學約束的。我雖承認西洋科學到中國以後，中國的詩歌裏，要多一種新實質。我却不承認科學能征服文學；却不承認將來的詩歌，都變成枯燥的科學教科書。這一層我應該辨明的。大家也應該認清的。

(四)

再說冒險的精神。中國人素以文弱著名於世，國民冒險的精神，遠不及外國。表現在詩歌裏的思想，多偏於保守，不尚進取。甚至頹唐而不能振作。以家居爲樂；以出門爲苦。以閒散爲享福；以勞動爲多事。例如：

世無輪與，蹄人皆守鄉。土世無名與，官人心皆太苦。

就是一個代表。這個總原因，就是受了老莊哲學的影響。到了現代，這種「小國，寡民」的思想，不得不改變。將來的詩歌裏，定要添一種冒險的精神在裏面，做他的實質。

我推測將來，且先說既往：中國在哲學，文學盛極一時的周秦時代，有一極小部分的文學，恰和

古代的希臘相似。希臘神話中，有許多的冒險的故事；惟一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個半島國，人民和海常常接觸，自然而然的就有那種冒險的精神。在中國也是如此。那時候的中國，版圖很小。只有燕齊兩國是沿海。（就是現在的直隸，山東）至於現在的江浙，閩粵以及奉天各省，雖也沿海；然奉天在當時不算是中國的地方，江浙，閩粵也都是沒有開化的「南蠻鳩舌之人」。然那兩國沿海地方的人民，就富於冒險的精神。歷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入海求仙的故事，就以山東爲出發點。這位入海求仙的冒險家徐福，就是山東人。而封禪書說：「……而燕，齊海上之方土……自此興不可勝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共傳在渤海中……」可見當時差人入海求仙的，不止秦始皇一人。齊威，齊宣，燕昭，也都差人入海求仙過。又始皇本紀云：「……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燕人 盧生使入海，還……」可見當時秦始皇所差出去的，不止徐福一人。徐福外，還有他人。這些冒險的故事，雖然以求仙爲目的，和現在殖民不同；然和希臘神話裏的「求金羊毛」等故事，確是一樣。

當時既然有了這許多冒險家，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來，自然也影響到文學上。據始皇本紀

云：

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絃歌之。

可見當時已有這種紀載冒險故事的詩。可惜這詩今日不傳，如其流傳至今，雖然比不上荷馬的「阿德西」那樣長，却和「阿德西」是一樣的性質。

況且中國還有一種陸地冒險的文學作品。如晉人的穆天子傳，（穆天子傳出現於晉代，疑卽晉人所撰。）如明人的西游記，也都富於冒險的精神。

不過我們所視爲是缺點的有二：（一）西洋人的冒險精神，到後來能脫離了神怪思想。中國人的冒險精神，始終脫不了神怪的思想。（二）冒險的精神，只表現在少數的小說裏，究竟不佔重要的地位。而在詩歌裏且沒有，秦始皇的仙真人詩，也早已不傳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彌補這兩種缺點，將原有的冒險精神，發揮出來，成爲詩歌裏一種新的實質。況中國早已出了不少冒險的名人，如晉朝的法顯，明朝的鄭和，他們都有很偉大的成績。然這些偉大的成績，都爲以前的文人所不屑注意，使他埋沒無聞。（法顯，自己有一部佛國記；鄭和，有他

同行的人做的星槎勝覽；但在以前的文學界裏，毫不著名。鄭和的事，後來有人替他做一部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小說，但是神話的色彩，和西游記一樣重，而文筆又不好，真糟極了。我們現在只要發揮原有的精神，而彌補其缺點，前途的發展，必有可觀。這是我相信將來能殼有這種變化的。不過，足不出戶的文人做不到；僅僅識字或不識字的水手，礦工，也做不到。

(五)

積極的享樂主義。西洋人多樂觀；中國人多悲觀。人家說：「西洋人的行樂方法，爲中國人所夢想不到的。」這話是不錯的。然我謂中國人固多悲觀，而惟文人尤其是多悲觀。「多愁多病」四個字，可以替中國文人寫照。這種悲觀，是好，是壞，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是文學上的問題，這裏不講。單就文學論文學，這種悲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就是受了楚詞的影響。有人說：「古人未知秋之可悲，自從宋玉說：『悲哉秋之爲氣也，』於是後人都覺得秋可悲了。」人生本是苦多，樂少，不過我們不說破是苦，也就不覺得，一經道破，便立刻覺着。所謂「言愁欲愁」便是這個意思。我們自命爲文人的中國人，既然讀了楚辭，就免不了患著這種傳染病。這就是中國文人悲觀的來歷了。

中國文人固然是悲觀的多，然也有一派「消極的樂觀」的。他們以淡泊無求爲樂；以樂天知命爲樂。如陶淵明及其他詩人，就是代表。後來白居易號樂天，也就是取這個意義。這是老莊學說的一派，後來和佛學混合起來。總之是由老佛兩家學說產生出來的。

西洋人的樂觀，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肉體上的，不是精神上的。是好，是壞，也另是一個問題，不是文學上的問題。單就文學論文學，他的傳染的能力，恰和屈宋的悲觀一樣。

當中國在老莊學說沒有發達以前，（晉以前）也就有一種積極享業的思想，表現在詩歌裏。例如古詩十九首之一道：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又云：

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道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

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絜與素。

又云：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以等期。

以上各詩，所表現的思想，是「人生如寄，壽命不長，不如及時行樂，且圖了現在的快樂再說。」而「驅車策馬，游戲宛洛，」而「飲美酒，被絜素，」而「秉燭夜遊，」都是極積求肉體上的快樂。和「淡泊無求，」樂天知命」的消極的樂觀不同。有些和西洋人的樂觀相似。所不同的地方：這種積極的樂觀，是發源於「知道壽命不長，世事一無可爲，不如縱欲行樂，且圖眼前快活。」西洋人的積極樂觀，發源於「人生有應做的事，也有應享的樂。」這個異點，我們應該注意的。

將來新加入的實質，所謂「積極的享樂觀主義，」也就是拿「人生有應做的事，也有應享的樂，」做標準。

再說積極的奮鬥精神。大概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有慨於政治社會制度之不良，起而改革。一部分是對於外國人之侵掠，起而反抗。這兩種奮鬥的精神，在中國本來都很缺乏，而第一部分尤其缺乏。

第一部分缺乏的原因，又有兩個：一個，是儒家的見解，對於政治，社會，認爲滿意。就有不滿意時，也只是人的問題，而非制度的問題。所以桀，紂雖爲暴君，而君臣的根本制度，是認爲不錯的。其他社會上的制度，大都也是如此。所以這種和舊制度奮鬥的精神，是沒有的。第二個，是道家的見解，他對於政治，社會制度，是完全不滿意的，却又沒有好的辦法；對於萬惡的政界，和污濁的社會，只有消極的躲避，而沒有積極的奮鬥。這種思想，表現在詩歌中間的很多。大約是「超然物外」，「足不入城市」，「得失不知，理亂不聞」，「入山惟恐不深」一類的話。而著名的詩人，以山林隱逸之流佔多數。如陶淵明和王孟等人，就是代表。他們雖然也有他們的好處，但是缺乏奮鬥的精神，是不能諱言的。不過若是照老子的「以敗爲勝」的話來解釋，則人用不著奮鬥。這個問題，牽涉得大了，不單是文學上

的問題；我們照文學論文學，可斷定這種奮鬥的精神，在以前的文學裏，是沒有的。而在清末運動革命以來，已經發端；十五年來，日見激烈。自今以後，更當澎湃如潮，而莫之能禦了。以上儒道兩家的見解，一個是對於現有的制度，表示滿意；一個是表示不滿意，而欲避開這社會；總之：都不欲奮鬥。

此外再有一派，已感覺到政治社會制度之不良感，覺到人們所受的苦痛，常常替被損害的人們呼籲。例如白居易的「婦人苦」，就是替婦人們呼籲的一首詩。詩道：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好。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孤生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此外替農民呼籲的詩更多。如唐人聶夷中的「詠田家」，就是一個代表。他的詩道：

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

照逃亡屋。

又唐人鄭雲叟的富貴曲云：

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帶却數鄉稅。

元人李思衍的鬻孫謠云：

白頭老翁髮垂領，牽孫與客摩孫頂。翁年八十死無恤，憐女孩童困飢饉。去年雖旱猶禾熟；今年飛霜先殺菽。去年飢饉猶一粥；今年飢饉無餘粟。客謝老人將孫去。淚下如絲不能語。零丁老病惟一身，獨臥茅簷夜深雨。夢回猶是誤呼孫，縣吏催租正打門。

這一類的詩很多，舉不勝舉；而白居易的新樂府，尤多關於指謫時政的話。今日談改造社會的人，尊他是一個社會文學家，差不多人人知道的，不必再說。

但是，他們都是消極的呼籲，而不是積極的奮鬥。呼籲的只管呼籲；不理的只管不理。所以沒有多少效果。現在已由呼籲而變爲奮鬥。將來奮鬥的精神，當更要激烈。

第二部份，在唐以前，却不見得有這種精神；雖然東晉，南北朝，被外國人佔去了中國的版圖一

大半到唐以後就有了。到南宋以後就更多了。宋末的遺民和明末的遺民，在亡國之後，都有這種極激烈的文學作品。而明末的遺民，也屢起義師，抵抗滿清，不幸結果仍歸於失敗。而這些有積極奮鬥精神的詩人，還免不了仍帶些消極的觀念。

關於這類的作品，積極的，除了唐人作品已見上文而外，再舉陸放翁的排悶一首做代表。

四十從軍渭水邊。功名無命氣猶全。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彘肩。

不過放翁還是書生說大話，能言不能行。至於由積極而又變為消極的，可舉谷音所載宋末遺民的一首如下：

乾淳老人氣岳岳。破冠穿履，行帶索。撐腸掛肚書萬卷，臨風欲言牙齒落。

再可舉明末八大山人的題畫一首如下：

郭家皴法雲頭小；董老麻皮樹上多。想見時人解圖畫，一峯還寫宋山河。

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怎樣？所受的外人的壓迫是怎樣？無論如何，是要產生這種奮鬥的精神的。我所希望的，是不要像陸放翁徒作大言。

再說超越的宇宙觀。中國原有的文學作品裏，本有這種超越的宇宙觀。不過是理想的，而非事實的。如列子的「御風而行」就是個例。在詩歌中，如李白的：

興來一吸海水盡。

又如他的：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又如呂洞濱的（此詩爲他人假造，且不管。）

朝游碧海，暮蒼梧。袖底龍泉膽氣粗。三過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他們都把宇宙看得極小。自己的胸襟，非常的廣闊。然而「吸盡海水」，「跨海斬長鯨」，「飛過洞庭湖」，是真的可做到麼？不過是他們一種理想罷了。結果，是離不了神仙。所以「飛過洞庭」，我們凡人做不到，只有呂洞濱做得到。但是，到現在，就不同了。飛機飛過洞庭，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將來也許同火星裏的人交通。從前的超越宇宙觀，是理想的，今一變而爲事實的。將來表現在詩歌裏的這

種宇宙觀，當然要和以前不同了。這就是將要新加入的一種實質。

繫星

(鄭綠影)

天上的繁星，

行行的排列著。

競爭著，

放出閃爍的光芒！

蟬

(鄭綠影)

柳陰深處的蟬兒，

鳴聲嘹亮。

忙碌的人們，

您有那樣的閒情逸致嗎？



##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 第二十五回 離宮重到物是人非 好夢難圓魂銷骨碎

蟬妮想起，又要去同脂粉作伴。又要去穿那華服。又要去戴那枚史天芬扔在粧台上，連一封告辭信沒有的，嵌紅玉指環。究竟史天芬這個古怪女子，是上那裏去的呢？難道真給他情人叫去的嗎？看史天芬的形狀，也不像是個糊塗人，雖是愛上了沙格史。沙格史卻是負心男子。受着史天芬的鍾愛，玷污了他的清白，臨了還把他扔在異鄉，害他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在客邸之中。像史天芬那種

生龍活虎般的人材，爲什麼獨肯熨熨貼貼，受這負心男子的指揮呢？回寓之後，思索了半晌，竟得不到答案。便也不去想他。打了一個電報給俠士橋衣肆。說是因爲重要家務，請假回鄉。來不來還不能預定。蟬妮見倪古壘也同杜蕾等一般，只顧自己，不管別人死活，非常灰心。從他們那種舉動看來，只求保全他們各人王室的榮耀，不恤犧牲別人。就使那犧牲的人，因此送命，只要他們目的可以達，也不顧的。所以芳心欲碎。收拾一番，有宮車來迎，坐着車，上雅學宮去。從宮外日光中看去，陰沈沈一大片老樹中透出很華美的宮殿，簡實是神仙世界。車子直進宮牆，令人發生異感。賈伯萊親王的病，已入膏肓。整天有醫生看護。蟬妮也省却許多無謂周旋。晚膳前，梳粧已畢。纔見倪古壘。那時蟬妮按照史天芬常例，搽上粉，塗上胭脂，頭上的霧鬢雲髮，也由宮人照史天芬的式子，挽着，刷着。唇上還勉強裝着些笑容。時時刻刻留意着，怕他消滅。杜蕾進來報告道：『王儲殿下單獨請見。』可憐的杜蕾現在因爲滿盤都是死着，已沒有統轄之權。講話神氣，非常謹慎。接着道：『現在不比從前。王儲殿下已經知道內蘊，你單獨見他，似乎要便利些。不過他受了這一次愚弄，很不高興。我們今夜是在金松廳附近小餐廳中用膳。你還到藏中國古磁那間密室見他去。凡事請留意些。這是你知道。諒來也無需

我囑咐。」蟬妮靜靜的答道：「這個你不必多慮。殿下同我各人所處地位，自己都知道。你放心便了。」商量停妥，蟬妮到密室中接見倪古壘。這間房子，悲歡離合，他兩個經過了無限滄桑。倪古壘面色灰白，目光似電，脣上帶着癡笑。一見蟬妮搽脂抹粉的裝飾，非常生氣。很粗魯的道：「你這種裝飾，見了便人生氣。你想你這樣裝飾，完全要想摹仿那個——我不忍污你的清聽。提到了他，不知怎樣終想不出一個好字眼來。你肯來，是你一片好心，不過這種不正當的行動，實在又有些不願你做。這一次連我自己都加入了。你說可恨不可恨。」蟬妮按定心神答道：「我這一次，不是你邀我來的嗎？」倪古壘道：「那是自然。我也是出於無奈。我那位姨母，是個好管閑事之人。不是這樣，一定立刻就給他探聽出來。我一面還託人在外面偵查那個人的下落。不過決偵查不出好事來的。但是目前我卻不願受人譏諷。說我愚蠢，落人圈套。等姨母走後，我就想立刻了結這樁公案。久住此地，也是無謂。」蟬妮坐在那裏，用手撥弄着桌上供的花，靜靜聽着。倪古壘上前一抱摟住，接了不少吻。蟬妮羞得用手去掩自己的朱唇。倪古壘力大，一手把他的纖掌挪開。蟬妮抵抗不來，只叫「啊喲。」喃喃的抱怨自己道：「我爲什麼要來此地，自取其辱呢？」頓了一頓接着道：「你若是要我在此，你得——」倪古

壘搶着道：「規矩一些。是不是我不明白你們女子的心，是怎樣的？爲什麼這般反覆無常？你既是愛我也知道我是很愛你的，你却去同別人訂婚，爲什麼呢？是不是怕我來娶你，故意跑得遠遠的？還是因爲那個人要挾，纔許他的呢？不用妄想，你是無論如何跑不了的。你既是愛我，你就是我的，你永遠是我的，你想跑得掉。」蟬妮聽見這般說，急得哭了。蟬妮一哭，只纔把倪古壘喚醒了。趕忙央求道：「快不要哭。一哭把搽上的脂粉，都弄糟了。不必生氣，我一定謹守界限，不敢絲毫侵犯。我也知道我同你都受着造化的搏弄，你一生幸福，已經爲我犧牲了不少，我一些酬報都沒有，何敢再招你悲痛呢。人生消遣光陰的方法儘多，日子久了，一定可以淡忘過去。你放心，決不再招你悲痛便了。」蟬妮聽到了這幾句話，忽地記起屈葛茜。心中又有一些妬意。暗想倪古壘消遣方法很多，我卻一些沒有。以後同馬克士過日子，是只有恐怖，沒有歡樂的了。南德蘭國王后，星期日午後，就到雅學離宮。他是從本國來，打算南行到古瑪砦省視他姊姊，經過英倫，盤桓數天，外邊並沒有宣佈。年已三十有五，保養得好，看去不過三十歲。顏色微黑，天姿穎慧，一望而知是個有材幹的婦人。鬢髮似雲，一根白色的都沒有。南德蘭是個君主立憲國，他是很自由的新式女子。國體雖依舊是君主，禮節卻一切同共和國

一般，非常簡單，省卻許多無謂周旋。覺得非常安適。自由慣的，一到雅學宮來，受那些宮眷的敬禮，轉覺有些不舒服。他笑着同倪古壘說，這個宮，一進來，彷彿是進了一座古墓似的。南德蘭國王已經升遐，王后守着三個孩子過度。嗣王是他長子，今年不過十五歲。從前因為嗣王年齡過輕，也曾訓過政。歸政之後，從事旅行。精神既健，又善於辭令，在全歐很有聲譽。提起他，都稱許他學問優良，政治手腕也很敏捷。他最注意的是美術。審美性很富足。對於所見的人，都有精密的評斷。倪古壘議論他好管閒事，其實是冤枉的。只因倪古壘是他鍾愛的外甥，所以要來認認這位甥婦。看一看究竟配得過倪古壘配不過。倪古壘帶着蟬妮去見他。他一見蟬妮，就非常鍾愛。很和藹的道：「我是你姨母，只叫我雅麗姨母便好了。不要拘那禮節。我知道你肯同我做好朋友的。」當天他有些疲倦，沒有多談。次晨拉着蟬妮上公園去散步。蟬妮道：「我接到姊姊的信，他要我仔細考查考查這邊情形。所以我不能不訪問訪問。你祖母去世，我們聽見消息，很替你悲傷。我姊姊很希望你到七月杪，上姊姊那邊山中，盤桓幾星期。聽說結婚典禮，已經議定在古嗎舉行哩。」蟬妮沒有知道，不敢妄對。只裝着害臊，沒有作聲。王后接着道：「若是你祖母在，當然不是這般辦。現在你祖母既已去世，你叔叔又是病入

膏肓。還是在那邊辦，來得便利。」說完，又問了許多話。無論知道與否，蟬妮都是勉力對付。還虧得沒有出岔。蟬妮很有肆應之材，遇到危險時候，都能放大了膽，拿定冷靜的頭腦，辦去。在莫天史杜蕾倪古壘同在一起時候，還能摹倣史天芬的聲音笑貌。有幾次摹倣得連倪古壘都疑惑史天芬已經回來。王后在宮中住了三天，同他們兩人坐着汽車，出外逛了兩次。他竭力勸他們多事運動。道：「你們兩個，應當多作球戲。史天芬新遭大喪，臉色很難看。雖是你的孝思，這種哀毀，於你健康上，很有妨礙。你是愛騎馬的，現在聽說連馬都不騎了。這個真是不對。宮中空氣很不潔淨，再不小心，要鬧病了。」倪古壘招待得很殷勤。王后很是感動。向蟬妮道：「倪古壘真是可疼好孩子。這是你的幸福。天潢貴胄，都有些驕矜惡習，只有他沒有。你也是個好孩子。他得你做妻子，也是幸福。將來成禮之後，伉儷之情必篤。也是古瑪砦國民之福。不過我有些不解，你有天然的姿色，無藉乎裝飾，爲什麼也學那些庸脂俗粉的樣，這般裝點呢？你祖母不禁止你嗎？」蟬妮道：「不禁止。」這句話雖臆度之詞，其實也是實情。羅思瑪克王后，雖是確守王室典範。對於史天芬因爲他是愛子的遺孀，向來非常放任。他愛怎樣，就許他怎樣，一些不肯駁回，所以養成一種驕惰習性。南德蘭王后在雅罕離宮住了幾天，又上倫

敦勾當私事。住上兩天。回雅罕宮再住一天一夜，就要上古瑪砦去。一星期後倪古壘也要返國。從倫敦回來，把蟬妮召進寢宮。寢宮中陳設的，都是金碧輝煌的器具，各處裝着范尼山的大鏡子，燈架都是玻璃鑲金的。坐定之後，王后道：「史天芬！我要同你細細談一談。在倫敦我很聽見人家議論倪古壘。說他住在那裏，很不安分。很有人講他的閒話。論起現在那些少年貴族，放蕩的也儘有。倪古壘卻不該如此。這一頭野馬，好孩子！你得替我們收束一下。我也不來問你，究竟愛我們的孩子不愛？這種問題，是無庸研究的。也不希望你答我。這件事要你幫助一臂，千萬謹慎。至於他對於你，從這幾天體察出來，他是發狂似的愛你哩。蟬妮聽着，吃了一驚。澄澄地望着王后。王后接着道：「不錯。他確是愛你。這個凡是做女子的人，閉着眼，都覺察得出來的。你對於他，我却不能斷定。這是非常危險。像倪古壘那樣資質的人，格外可慮。」說到這裏，就換着口氣，講別的了。那天晚上南德蘭王后說是頭痛，在寢宮中用膳，並沒有出來。膳廳中主要人物，只有倪古壘同蟬妮。他們懶得同那些男女侍從周旋，匆匆用完了膳，就上彈子房去。倪古壘教蟬妮打彈子。蟬妮天資真高，一學就會。倪古壘非常得意。打完彈子，一同走出房去。到了門邊，倪古壘把電燈滅了。迴廊中點的是蠟燭，廊寬燈稀，光線非常薄弱。見

蟬妮站在身邊。左右又沒有侍從，撲入懷中，接了許多吻。低聲道：『蟬妮！我的蟬妮！我們怎樣能够繼續着做這種哄人之事？你要見諒我目前幹這件招你生氣之事，委實是忍不住了。』蟬妮伏在倪古壘懷中。起初只覺得給他接着吻，心中按不住快樂。已經忘記自己所處地位不同。剛好南德蘭王后一個人從迴廊中經過。看見這個景象，心中非常欣慰。倪古壘看見王后止不住大笑起來。放了蟬妮。向王后道：『啊！雅麗姨母！給你撞破了！請你不要舉發出來纔好！次晨，王后告訴蟬妮，說是昨夜無意中得到真相。很是欣慰。接着道：『好孩子！你不必見罪。這是少年人常有之事。能够如此，真是天幸。以前我很替你着急，現在不怕了。』王后未起程以前，又發生了一件很困難之事。彷彿這一件假冒之事，真宰存心要使人人知道似的。剛好附近教堂中有慶典，那些教士把學校中學生，同教徒們之兒童，組成一個大隊，繞着雅弔宮巡行。王后坐汽車上海口附輪南下。他的汽車，停在宮外。上車時候，剛好那些孩子們經過。王后是愛熱鬧的。要倪古壘同蟬妮步行送他上宮前登車。他們沒法推辭。那些孩子却也可愛。一個個穿着白色制服。頭髮上束着月季花冠。手中都托着火光熒熒的蠟燭。口中曼聲唱歌。教士們一律長袍。抗着旂幟，捧着香烟繚繞的爐，同絕大的銀十字架。宮門對面草場上，站

着許多看熱鬧的人。汽車，馬車，自行車，都停着不走。王后堅執要度過濠溝，徑出宮門。倪古壘等只得同行。到了宮前，兒童們過去。那些游人見王后們站着，都很恭敬的歡呼起來。剛好有電影公司中人，在那裏攝影。上來請示，要求王后們允許他，攝取上車同送別的全景。王后竟慨然允許了。倪古壘等無從阻止，只得聽其自然。電影公司中人退下去，都非常滿意。一個個都頌揚王后的大度。倪古壘卻在一邊暗暗咒罵。蟬妮也有些手足失措。王后見了，有些愕然。向倪古壘等道：『我因為不費一錢，可以使各處的人民，瞻仰我們的顏色。所以允許他們。一半也要天下之人，知道我們。你們為什麼這般膽小，彷彿受了絕大驚惶似的？』倪古壘更不濟，一只手儘是摸自己的領帶。『蟬妮強笑道：『這是他的常態，姨母不必介意。』倪古壘大笑道：『我自問沒有史天芬長得美麗，所以有些跼促不安。』蟬妮聽了，抬頭望一望倪古壘。覺得有些頭目森然，幾乎要暈過去。暗想倪古壘為什麼這般不小心，這般快樂，我卻有些受不住。一兩天以後，我的身材容貌，就要假冒史天芬公主，在銀幕上表現出來。並且那同倪古壘並着肩，隨着南德蘭王后站在宮門口，看兒童巡行，也難保不在銀幕上現出來。心中非常納悶。迴身送王后上車。遠遠送來一陣兒童們歡笑之聲。從蟬妮聽來，彷彿在那裏笑他。格外難

讀書之經驗

(南村)

讀書者。書愈易得則愈不欲讀。愈難得則愈欲讀。蓋難得則書少。書少則易畢。易畢則慾望難滿。易得則書多。書多則難畢。難畢則怠心生。此余親身經歷之情形也。童時居鄉間。得四庫目錄而披覽之。其中小品爲吾所欲讀而不獲一見者。日夜縈繞於吾心中。今日影印排印之術盛行。得書之易。百倍於當年。當日所欲讀而不獲一見者。今大半陳吾架上。然而未能一一讀畢。每展一編。輒苦日短。是可慨也。然苟努力不懈。日讀一冊。亦何患書多。是在讀者之能戰勝怠心耳。

# 小孩強健則家庭歡樂



嬰孩自己藥片能使小孩強壯活潑為父  
親者逐日榜晚公畢返家見其康壯喜樂  
之兒女圍繞膝下樂何如之苟或家中小  
孩偶有疾病則喜樂轉為憂慮矣嬰孩自  
己藥片能使家庭喜樂因是片能令疾病  
小孩得獲康壯也請觀直隸隆平東關忠  
恕號王振武先生之證

余之藥

嬰孩自己藥片



請醫調量日瘦食肌兒面黃小函書其來生之證  
治未獲效果小兒舍小兒與小兒之症相仿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強  
壯如前鄙人亦購數瓶與小兒服之立見  
奇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  
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  
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  
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已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          |      |    |     |
|----------|------|----|-----|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 張伯符著 | 一冊 | 三角  |
| 時代之花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午夜角聲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戀愛與義務    | 華羅琛著 | 一冊 | 一角半 |
| 歐戰從軍記    | 趙開譯  | 二冊 | 三角半 |
| 黑白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黑白記續編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月球歷險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半 |
| 野人記      | 胡憲生譯 | 二冊 | 五角  |
| 還鄉記      | 曹梁廈譯 | 二冊 | 五角  |
| 荒服鴻飛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五角半 |
| 荒服鴻飛記續編  | 俞天游譯 | 五冊 | 八角  |
| 古畫微      | 黃賓虹編 | 一冊 | 一角半 |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學堂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學堂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坊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稿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像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 六 選登之稿酌致滿酬如下
- 七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 八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 九 投寄之稿一經掲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 定價表 | 廣告價目表

|      |       |         |      |                |
|------|-------|---------|------|----------------|
| 每週一冊 | 全年五十冊 | 零售冊大洋陸分 |      | 郵費國內四分<br>國外一分 |
|      |       | 定價      |      |                |
|      |       | 全年      | 半年   |                |
| 五    | 二十五   | 一元五角    | 二元三角 | 四元六角           |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      |      |      |      |
|------|------|------|------|
| 特等   | 優等   | 上等   | 普通   |
| 封面   | 封面   | 封面   | 封面   |
| 六十元  | 四十八元 | 四十四元 | 二十八元 |
| 四十八元 | 二十四元 | 十四元  | 十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如有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禮

券

分

二角  
五角

一元  
二元  
四元

五種

最適於教育界餽贈之用

本館發行五彩泥金精印禮券、歷有年所、凡本館  
圖書雜誌儀器文具屏聯勝幅牋紙之屬、均可憑  
券兌取、以之投贈親友、於往來酬答之中、寓提倡  
教育之意、學校用為獎品、尤極相宜、